十六國春秋輯補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十六國春秋輯補

(一)

陽球撰

本館據史學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十六國春秋輯補敍例

崔鴻十六國春秋霸史也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合之勢亦足以垂將來昭明勸戒惜其不傳也久矣故隋唐以後皆不著錄明屠喬孫本自是僞譔而采錄繁富知寢饋此書有年第務爲誇多凡關十六國者一概收入豈惟無徵不信亦似太乏翦裁蓋不但諸小記（如鄴中記之類）不宜入此即如魏書所載與諸國交爭每張大其詞何與於十六國而載之（鴻本傳云鴻以其書與國相涉言多失體不奏則豈有此）且通鑑攷異明云魏書如此十六國春秋如此乃不錄原書而偏從魏書寫出何哉又鴻本傳稱刊十六國遺載爲之序贊褒貶評論贊則各書所引崔鴻曰是豈宜夾行寫之以爲注序則篇首略論其生平及後總序其事或閒爲褒貶之論者是（晉書諸傳記猶如此）乃以總序之事割附每年之下所評論處以爲虛文而刪之亦殊不知體制矣采摘雖繁而本書之引於羣書者反多失檢錄其餘（以前爲後以後爲前二事合爲一事二人并作一人錄中或多二三年或少一二年）差謬難屈殊於心不慊因取纂錄本及晉書傳記及原書之散見於諸書者別爲輯本編纂雖不及屠詳而采集要信而有徵惟慚所見諸類書有限而舛漏實多重冀大人先生證其誤而補其闕焉

一此本以纂錄爲底本者蓋纂錄雖未知卽崔鴻所纂與否而與正本同載於隋經籍志則係當時約本而爲十六國春秋原文可知

一此本於纂錄所刪節處以晉書張軌李暠等傳及劉淵諸載記補足者蓋以傳記與纂錄合觀其刪節之迹可見且與原書之引於各書者其字句多同則知此傳記實采十六國春秋而成

一此本雖多依晉書傳記錄補然其所誤如劉聰二劉后晉書列女傳與御覽所引互異則自從御覽所引而不錄晉書他如李特見殺在太安二年而以爲元年李雄卽位國號大成而以爲改元大武之類不一亦自從纂錄及見於御覽者錄出而不錄其誤

一本傳謂鴻經綜既廣多有違繆如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弘始而鴻以爲改在元年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禽於廣固鴻又以爲事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鴻亦以爲滅在元年是皆原誤之文推上一年觀纂錄及參諸傳記雖皆有迹可尋亦不必依謬傳謬以復其初强分百卷者不過略存梗概而已

一此本編年則以纂錄爲主而稽之晉書傳記以補其闕初意亦以晉書不錄其年月疑其有謬及以甲子排之自無不合因依綱目以補年表一卷以冠於首

一此本十六國次序既不從纂錄（前趙・後趙・前燕・前秦・後秦・蜀・後涼・後燕・西秦・北涼・南涼・南燕・北涼・夏・及前涼・西涼・在前・北涼・後涼・後燕・南涼・南燕・西秦・北燕・夏・）又不從載記（前趙・後趙・前燕・前秦・後秦・蜀・前涼・西涼・）者蓋因魏書本傳謂鴻以劉淵石勒慕容雋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各有國書

未有統一乃譔爲十六國春秋因以此爲前後爾

十六國春秋輯補傳

湯君諱球字伯玕黟縣人少劬學從同縣俞先生正燮汪先生文臺游博通諸經篤守家法隱居教授章句訓故以鄭氏爲主諸生舉經義相質必引據師說徐下己意決其異同無穿鑿無傅會宣歙間學者宗之黟山縣僻小而士皆潛心經術實君爲之倡也其事親以孝聞父永懿老病且篤君謝絕人事壹意侍疾衣不解帶者逾數月父竟獲痊以耄壽終居喪哀毀盡禮杖而後起性耿介授徒奉親束脩外不受一無名錢鄉里敬其清操亦無敢干以私者咸豐初皖中爲賊蹂躪郡縣承檄練鄉兵當事者浼君直練局君自謂非禦侮材且鄉兵訓練無素不足辦賊死非所懼懼爲賊污耳遂避地去後賊果大至始服君先識高蹈云君頎身長髯多聞強識早歲覃精銳思治疇人學中西算法靡不洞曉尤善天官家言開元占經悉能成誦星緯推步研究其奧而不屑以藝事名亂定後聚書數千卷杜門著述補輯鄭氏逸書九種孝經論語注蒐采尤備並補輯劉熙孟子注劉珍等東觀漢紀皇甫謐帝王世紀譙周古史攷傅子伏侯古今注等書皆前人輯本所未逮又以晉書爲唐所修房玄齡傳稱其時史官多文詠之士好采碎事競爲綺豔劉知幾亦言自貞觀中更加纂錄凡所修撰多聚異聞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迺廣蒐載籍以補其闕而糾其譌譔錄成帙凡二十三種曰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蕭子雲蕭子顯沈約九

家晉書、皆正史類也。曰陸機、干寶、曹嘉之、鄧粲、劉謙之、王韶之、徐廣、裴松之、郭季產、九家晉紀。曰習鑿齒漢晉春秋、孫盛晉陽秋、檀道鸞續晉陽秋、杜延業晉春秋、蕭方三十國春秋、皆編年類也。又輯常璩、和苞、田融、王度、陸翽、范亨、張詮、王景暉、高閭、裴景仁、姚和都、張諮、劉昞、喻歸、車頻、段龜龍等所譔偏霸各史。而崔鴻十六國春秋百卷爲鉅觀。又補撰年表一卷。校定纂錄十卷。其所刪訂。足正屠本之失。蓋君平生精力。唯此書最深邃矣。又旁輯兩晉詔鈔、晉起居注鈔、庾詵晉朝雜事、張敞東宮舊事、車灌修陵故事、盧綝八王故事、四王起事、應詹陶公故事、桓元僞事、傅暢晉諸公敍讚、晉公卿禮秩故事、荀綽晉後略、記晉百官表注、晉百官名、寮屬名、杜預律本、賈充晉令、張斐漢晉律序注、摯虞決疑要注、皆典午一代掌故所資。其區宇則輯太康地記、鄴中記、林邑記。凡三種。其言行則輯晉諸公別傳、袁宏名士傳、郭頒世語、裴啓語林、山公啓事。凡五種。又著錄晉別集三百家、晉文集三百家、皆手自校寫、艸稿具存。至被兵時所燬卷帙、不在此數。其纂述可謂勤且閎矣。同治六年、詔舉孝廉方正。同縣程先生鴻詔、以君行誼白大吏、應其選。而君抗志沖雅、不就一官、以著作終其身。嗚虖、非所稱博文君子者歟。光緒辛卯、廣雅書局刻君所輯十六國春秋、秉恩提點局事、獲預校讐。因據程君所述事略及譔錄書目次爲傳。庶以備延閣之采焉。

論曰。史官之替久矣。馬班而後、世重范書。體大思精、歎爲絕作。觀其自敍、亦博采衆家而成。承祚國志稱良史才。裴世期補而注之、遂以不朽。晉代記載、炳乎藝林。陸機、干寶、何法盛、習鑿齒、諸賢大雅宏達、皆有

鑒裁卓然成一家言唐修晉書始用衆手貞觀中房玄齡奏令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典著作者多文藻之士又雜取世說新語以放誕相高然則子元所譏其事蕪穢其辭猥雜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非過論矣自太宗著論總題御譔新製既出舊史遂佚今君於散亡之餘掇拾叢殘又兼采霸朝各史攷覽異同倘就所錄刊入史注必能參覈詳洽首尾該備以方世期又何愧焉厥緒未竟墓艸已宿遺書盈篋思就湮沒惜哉

光緒十有九年歲在尚章大芒駱陬月華陽王秉恩譔

十六國春秋輯補書後

自晉政不綱方輿鼎沸攘戕神器僭跨相望又皆起自胡羯非我族類毀裂冠冕荼毒縉紳宗社邱墟生民塗炭豈天心鍾亂運厄陽九故遘其會耶抑人事有以釀成之也夫夷夏之防古今至重要荒委贄義在羈縻自漢魏以來戎狄降者多處之塞內漢光徙先零羌於冯翊魏武徙武都氐於秦川又幷州之胡散居六郡晉郭欽疏言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則胡騎三日可至孟津宜以兵威徙之邊地江統亦言宜徙羌出關中氐還隴右五部匈奴申諭發遣歸其本域皆不見錄用是時朝野上下祖尚虛浮白望清談靡然成俗州郡武備既弛戎政不修梟雄之材乘釁而動固其宜矣劉淵因部衆之推假單于之號控弦數萬首倡逆謀李特父子略陽氐豪扇動流民遂盜巴蜀石勒羯之餘種苻洪氐之酋長姚萇羌之渠帥迭據關隴雄視中原拓跋索頭之裔稱王於代慕容鮮卑之族僭帝於燕惟涼州張氏奉晉正朔終以僻在西陲爲秦所幷呂光繼起勢亦不振自餘諸國皆非冠裳夷狄盛則中夏衰又其勢然也蓋嘗究其終始而論之晉武踐祚本田篡竊平吳而後志益驕盈嗣主昏睽不堪負荷受遺顧託又非親賢加以女后專朝台宰尸素八王搆難同氣推戈逮乎神州陸沈舊京燔蕩王浚土崩於幽薊劉琨瓦解於晉陽耆儁衣冠屈辱戎虜十州有倒懸之危四海無中興之望琅邪纂承大統假息吳會晝江自守經略未宏桓溫

入關。三輔響應。因小挫衂。輒復返旆。遂使秦中豪傑。翻然改圖。王猛尹緯。甘爲苻姚佐命而不悔。故晉之替。非十六國也。夷甫諸人。固任其責。亦由江表將相。坐失事機。無以收恢復之效也。而論者顧委之於運。何哉。偏霸之興。亦應符讖。然皆傳祚不永。忽就夷滅。蓋任賢則彊。愎諫則歷。未有嚴刑峻法。賦役繁興。誅僇大臣。猜忌骨肉。而能卜世長久。寖熾寖昌者。明乎逆取昧乎順守。斯十六國之所以失耳。夫割據之禍。歷禩逾百。曠覽載籍。前古罕聞。然覆轍相尋。成敗燦列。則又哲后之蓍龜。先民之炯戒。而非可昧焉不察者也。魏崔鴻十六國春秋百卷。敍例一卷。年表一卷。褒貶得失。惕寓勸懲。惜宋元間。其書已佚。明屠氏別撰百卷。虛託鴻名。雜采小說。未足徵信。古黟湯伯玕先生。潛心著述。剌取舊文。輯成是編。並錄晉書載記列傳。及宋魏兩書。以補其闕。又撰年表一卷。冠晉於首。經緯秩然。十六國先後敍次。一依鴻傳。正其違繆。校其異同。遂使散亡之籍。頓還舊觀。鑒誡以彰。興替足覩。非僅拾遺訂墜而已。夫史兼三長。識尤其要。謗固不可。穢亦非宜。本傳稱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明正統所歸。匪在元魏。今書於諸方僞號。輒繫晉年。牋表闕庭。不遺一字。侵陵則稱入寇。敗績亦曰王師。筆削之間。具存微悕。雖非鴻書之舊。然約而不竄。博而不蘇。綱舉而目張。意內而言外。即謂鴻書至今存可也。嗚呼。當晉太康時。君相溺於宴安。狃於全盛。氐羌戎狄。雜處中國。有履霜堅冰之漸而不知戒。同積薪厝火之勢而不知懼。一旦禍起。遂成橫流。內訌外潰。不可遏止。而承其弊者。又或玩寇喪師。無撥亂反正之具。至使銅駝沒於荊棘。鐘虡淪於

腥羶。國步陵夷。卒以不振。然則千載而下。思患預防。可不於是編三復之哉。光緒壬辰涂月。陽湖吳翊寅。

十六國春秋輯補目錄

前趙錄

卷一之二

劉淵　子和　劉宣

卷三之五

劉聰　子粲　陳元達

卷六之八

劉曜

卷九

劉延年　劉洋　王彌　王廣　崔游　范隆　董景道

卷十

王育　韋忠　劉敏元　郭汜　李景年　王儁　杜育　喬智明　梁緯妻辛氏　陝婦人

冷道　相里覽

後趙錄
卷一之五
石勒　子弘　張賓
卷六之九
石虎　子世　遵　鑒
卷十
石閔
卷十一
支雄　張謐　張樓　魏豹　申錄　續咸　韋諛　裴憲　傅暘　石樸　盧諶　劉羣
卷十二
楊軻　辛謐　佛圖澄　麻襦　單道開　素和明
前燕錄
卷一
慕容廆　裴嶷　高瞻

卷二之三
慕容皝　慕容翰　陽裕
卷四之五
慕容儁　韓恆　李產
卷六之七
慕容暐　慕容恪　陽鶩　皇甫眞
卷八
吐谷渾　吐延　葉延　辟奚　成公都　王歡　公孫鳳　公孫永　黃泓　氾昭
前秦錄
卷一
苻洪　苻健　苻雄
卷二
苻生　王墮
卷三之八

苻堅　王猛　苻融　苻朗
卷九
苻丕　索泮
卷十
苻登　徐嵩
卷十一
苻琳　堅太后苟氏　堅夫人張氏　登后毛氏　梁讜　張蚝　徐成　姜宇　鹿緦
張忠　石垣　孟欽　僧涉　王嘉　韋逞母宋氏　竇滔妻蘇氏　陰毓
後燕錄
卷一之三
慕容垂
卷四
慕容寶
卷五

慕容盛
卷六
慕容熙　慕容雲
卷七
慕容鳳　垂段后　趙秋　封衡　王高　末那樓嚞　慕容白曜
後秦錄
卷一
姚弋仲　姚襄
卷二
姚萇
卷三之六
姚興　尹緯
卷七之八
姚泓

卷九
姚顯　姚萇　蓳后蛇氏　王奚仲　索葂　歛憲　鳩摩羅什
南燕錄
卷一之三
慕容德
卷四之五
慕容超
卷六
慕容鍾　封孚　封嵩　王鴛　冷平　段豐妻慕容氏
夏錄
卷一之二
赫連勃勃
卷三
赫連昌　赫連定

前涼錄
卷一
張軌
卷二
張寔　張茂
卷三之四
張駿
卷五
張重華　子曜靈曜
卷六
張祚　張玄靖
卷七
張天錫
卷八

天錫妾閻氏薛氏　宋配　宋矩　宋纖　氾瑗　氾騰　氾禕　氾昭　辛攀　辛憑
辛緝　弟理　張世度　索孚　索襲　索紱
卷九
張斌　張植　李弇　常璩　張沖　車濟　郭荷　郭瑀　祈嘉
蜀錄
卷一
李特
卷二
李流　李雄
卷三
李班　李期
卷四
李壽　李勢
卷五

李庠　李始　李安　龔壯　譙秀
後涼錄
卷一之二
呂光
卷三
呂纂　呂隆
卷四
呂纂妻楊氏　呂紹妻張氏　呂憲妻胡氏　郭黁　竇苟
西秦錄
卷一
乞伏國仁
卷二
乞伏乾歸
卷三

乞伏熾磐　乞伏暮末

卷四

辛進　醜門子弟　武都氏　吐谷渾　覆連　視羆　烏紇堤（卽大孩）　樹洛干

南涼錄

卷一

禿髮烏孤　禿髮利鹿孤

卷二之三

禿髮傉檀　曇霍

西涼錄

卷一之二

李暠

卷三

李歆　弟恂　子重耳　弟翻子寶　暠后尹氏　劉昞

北涼錄

卷一之二
沮渠蒙遜
卷三
沮渠茂乾　弟無諱　安周　從弟唐兒　大周　兄子萬年　祖　張譚
北燕錄
卷一之二
馮跋
卷三
馮弘　馮素弗　姚昭

十六國春秋輯補年表

	乙巳	丙午	丁未
晉	武帝太康六年	七年	八年
前趙			
後趙			
前燕	初慕容涉歸爲解皁單于至是子廆嗣位稱公寇遼西		
前秦			
後燕			
後秦			
南燕			
夏			
前涼			
蜀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北			
北涼			
南涼			

黟縣鮑氏知不足齋藏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九年	十年	惠帝永熙元年	元康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以劉淵爲匈奴北部都尉	以淵爲五部大都督						
	鴟降以爲鮮卑都督					鴟徙居大棘城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七年	八年	九年	永康元年	永寧元年	太安元年	二年
				以張軌爲涼州刺史		
	李特入蜀			李特殺趙廒據漢廣		李特自爲大將軍改元建初見殺流

甲子		乙丑	
元興元年	淵自稱漢王改元元熙	二年	二年
		公師藩起兵晉陽汲桑赴之	公師藩起兵晉陽汲桑赴之桑
雄自稱成都王改元建興	代領其衆陷鄴城流死雄代領其衆入成都	二年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光熙元年	懷帝永嘉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三年	四年	永鳳元年稱帝	河瑞元年	聰光熙元年
名曾爲石勒		石勒寇自降漢爲鮮卑大單于			
					蒲洪自稱略陽
	晏平元年稱帝國號大成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五年	六年	愍帝建興元年	二年	
嘉平元年陷洛陽	二年	三年	四年十一月改建元年○綱目推下一	
	勒據襄國	勒克鄴		
				公
	姚弋仲自稱扶風公			
			以張軌爲涼州牧軌卒	
玉衡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年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三年	四年	元帝建武元年	太興元年
	二年	麟嘉元年	二年	三年 聰卒子粲立靳準殺之衆推曜爲主稱光初元
				以傀爲大單于
	張寔元年	二年	三年 猶稱建興五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己卯	庚辰	辛巳
	二年	三年	四年
年	二年 漢改 趙號	三年	四年
	勒稱 趙王 元年	二年	三年
		以廆爲平州刺史	以廆爲遼東公
	五年	六年 寇被殺弟 茂立改年 永元	茂永元元年○茂駿重華玄靖皆踰年稱元綱目推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永昌元年	明帝太寧元年	二年	三年	成帝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趙封弋仲爲平襄公			
上一年	二年	三年 趙封弋仲爲涼王	四年 茂皮子駿立改太元	太元元年 ○說見前	二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成和元年	十年	十一年曜被勒擒	十二年曜子熙被殺前趙亡僭號凡二十六哉	
	九年	太和元年		勒建平元年稱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趙以駿爲
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帝	二年	三年	四年 弘延	
			隗卒 勒卒 子虓 立	虓元 年晉 以爲 逐東 公
			苻洪 自稱 雍州 刺史	
涼州牧不受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雄卒 子班 立越 殺之 立期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咸康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虎逮武元年遷都鄴	二年	三年虎稱趙天王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虓自稱燕王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趙封洪爲平西郡公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期玉恆元年	二年	三年期被廢自殺	壽漢興元年改號漢	二年	三年	四年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八年	康帝建元元年	二年	穆帝永和元年	二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封虢爲燕王	九年遷都龍城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駿自稱涼王	二十二年
	五年	六年壽卒子勢立	勢太和元年	二年	嘉寧元年

	丁未	戊申	己酉
	三年	四年	五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太寧元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僞元年
			趙封洪爲略陽郡公
			虎封弋仲爲西平郡公
驍卒子重華立改年永樂	永樂元年晉以重華爲西平公	二年	三年重華自稱涼王
	三年勢降晉國亡凡四十七年		

| | | |

| | | |

	乙卯	丙辰	丁巳
	十一年	十二年	升平元年
	四年	五年	光壽元年
	五年 建卒 子生 立改 壽光 元年 稱帝	二年	三年 生被 殺堅 永興 元年
	襄自稱大單于		襄爲秦所殺弟襄降
年自稱涼王	二年 祚破 殺立 玄靖 爲主 去年 號猶稱建興四 十三年	太始元年	二年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僞卒子暐立改建熙元年	二年
去帝號稱秦天王	二年	甘露元年	二年	三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秦升平之號以玄靖爲西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哀帝隆和元年	興寧元年	二年	三年	帝奕太和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建元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七年	八年 天錫 玄 靖 立	天錫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平公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五年	簡文帝咸安元年	二年	孝武帝寧康元年	二年	三年
十一年爲秦所滅而亡凡八十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太元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年 十三年降秦而亡凡七十六年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乞伏國仁據隴右	慕容垂自稱燕王	慕容垂自稱燕王	魏太祖道武登國元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燕元年	垂定都中山	垂被堅殺
	姚萇白雀元年自稱秦王	二年	建興元年
			建興元年
乞伏國仁據隴右		呂光入姑臧自稱涼州刺史	光建元年自稱酒泉公
		國仁建義元年	太安二年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穆帝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二年	三年	麟嘉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三年	四年 仁卒弟乾歸太初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年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皇始元年
	八年	九年 登敗 死子 崇延 初元 年國 亡凡 四十 四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垂 卒子 寶永
	八年 葛卒 子興 立	皇初元年	二年	三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龍飛元年 自稱 涼天
	六年	七年 自稱 秦王	八年	九年

	丁酉	戊戌	己亥
	安帝隆安元年	二年	三年
	二年	天興元年	二年
康元年	二年	三年 寶被弒子盛建平元年稱帝	長樂元年
	四年	五年	弘始元年
		慕容德元年徙居滑臺稱王	二年入廣固
王	二年	三年	四年光卒子紹立纂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秃髮烏孤太初元年自稱西平王	二年	三年烏孤卒弟利鹿
	段業神璽元年	二年	業稱涼王改元天璽

	庚子	辛丑	壬寅
	四年	五年	元興元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二年	三年盛卒熙光始元年	二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建平元年稱帝	二年	三年
殺而代之稱咸寧元年	二年	三年簒破殺隆神鼎元年	二年
	十三年失國奔長安	十四年還鎮宛川	十五年
孤立徙治西平	建和元年	二年	三年利鹿孤卒弟俜檀弘昌元
	李嵩庚子元年稱涼公	二年	三年
	二年	蒙遜永安元年稱張掖公	二年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二年	三年	義熙 元年	二年
六年	天賜 元年	二年	三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德卒 兄子 超太 上元 年	二年
三年 隆入 秦涼 亡凡 十九 年			
十六 年	十七 年	十八 年	十九 年
二年	三年 去年 號	四年	五年 秦以 僞燾 爲涼
四年	五年	元年 建初 徒都 酒泉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丁未	戊申	己酉
	三年	四年	五年
	四年	五年	太宗永興元年
	建始元年　高雲弒熙自立爲天王稱正始元年	二年	三年雲被弒國亡凡二十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赫連勃勃龍升元年	二年	三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更始元年復稱王
州刺史守姑臧	六年	嘉平元年復稱王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馮跋太平元年自稱天王

庚戌	辛亥	壬子
六年	七年	八年
二年	五年	四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六年 超被執國亡凡十一年原誤推上一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二年	三年 復降於秦	四年 乾歸被弒子熾磐永康元年
三年 遷樂都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十年	十一年 拔姑臧	十二年 月遷姑臧自稱河西王改玄始
二年	三年	四年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五年	神瑞元年	二年	泰常元年	二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興卒子泓永和元年	二年
	鳳翔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六年	七年 爲西秦所滅凡十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稱藩於晉	五年	六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年	戊午	己未	庚申
年	十四年	恭帝元熙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降晉國亡凡三十三年原誤推上一年			
	昌武元年	眞興元年	二年
	稱帝		
	七年	建弘元年○綱目推下一年	二年
年鬲卒子欵嘉興元年	二年	三年欵爲蒙遜所滅	恂人
	七年以蒙遜爲涼州刺史	八年克酒泉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

辛酉	壬戌	癸亥
亡宋高祖永初元年	二年	三年
二年	六年	七年
六年		八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敦煌 稱刺史改永建元年		北涼 克晉昌李奔寶伊吾 ○共
恂彼殺唐契據晉昌李寶逃歸之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文帝	二年	三年	四年
	元嘉			
	元年			
	世祖	二年	三年	四年
	太武			
	始光			
	元年			
	六年	七年	二年	三年
		勃勃		
		卒子		
		昌承		
		光元		
		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熾磐
				卒子
				暮末
				立
二十四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五年 神麚	六年	七年	八年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四年 昌被	二年	三年	四年 爲吐
魏擒			谷渾
弟定			
元年 勝光			
稱帝			
平涼			
永弘	二年	三年	四年 爲夏
元年			所滅
承玄	二年	三年	義和
元年			元年
二十	二十	二十	太興
年	一年	二年 跋卒 弘殺 太子 翼自 立	元年

| | | |

	丁丑	戊寅	己卯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庚辰	辛巳	壬午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太平眞君元年	二年	三年
			李寶
十九戴保周據張掖無諱還據酒泉	魏殺保周無諱以酒泉降以爲酒泉王	魏討酒泉無諱引衆西行	無諱

年	癸未	甲申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入據敦煌魏以爲敦煌公		李寶入朝於魏魏留之
據高昌宋以爲河西王		無諱辛弟安周代立宋以爲河西王後爲柔然所幷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一

前趙錄一

劉淵

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世居北狄、千有餘歲、至冒頓襲破東胡、西走月氏、北服丁零、內侵燕岱、控弦之士四十萬、漢祖患之、使劉敬奉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子孫遂冒母姓爲劉氏、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奧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卽單于所徙庭是也、（上二句亦見初學記八御覽一百六十三）後漢中平中、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卽元海之父也、入朝、魏武因留之、因分其衆爲五部、以左賢王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豹妻（一作左賢王妃）呼延氏、匈奴貴姓有呼延氏、（八字依廣韻引補）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白魚、頂有一角、（一作頭有二角）軒鬐躍鱗於龍門、而至於

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一作祉也其夜夢日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以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淵（此段亦見御覽一百四十二）淵生而左手有文曰淵海遂以名焉（一作命之二句亦見御覽三百七十）齠齔英慧七歲遭母憂擗踊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歎賞時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弔賻幼而好學不舍晝夜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等曰吾每觀書傳嘗鄙隨陸之無武絳灌之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固君子恥之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文學武事並皆工絕（戴記作遂學武事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彧等皆善相人及見淵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太原王渾虛衿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爲任子在洛陽晉國文王深待之時東萊王彌等皆憑結泰始之後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見與言大悅之後謂王濟曰劉元海容貌風儀機談鑒智雖由余日磾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鑒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舉天限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憙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愉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憙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驍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愉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餞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憙。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閒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爲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歔欷。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爲之流涕。齊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幷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爲君王保明之。且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曰。渾言是也。會父豹卒。帝以淵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俊傑。無不至者。幽冀名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游焉。晉惠帝以劉元海爲離石將兵都尉。（此句依御覽一百六十三引補。）楊駿輔政。以元海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太安中。惠帝失政。諸王迭相殘廢。州郡奸豪。所在蜂起。元海從祖故北部都尉右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樂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寸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在此時矣。左賢王淵。姿

器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密共推淵爲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元海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穎爲皇太弟。領丞相。自鄴懸秉國政。事無大小。皆先關諮。（上十七字。依御覽一百四十九引補。）以淵爲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穎。次於蕩陰。穎假元海輔國將軍。督北城守事。及六軍敗績。穎以元海爲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幷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元海說穎曰。今二鎭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衞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發已。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順逆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勳于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執不思爲殿下沒命投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瀛疎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至乎。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爲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靖以鎭之。當爲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悅。拜元海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元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句之閒。衆已五萬。都於離石。王浚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眞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於是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王塗

地單于之恥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單子積德在躬爲晉人所服方當與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爲援拨柰何距之而拯仇敵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逆衆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淵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武何呼韓邪足道哉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宣等稱善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二

前趙錄二

劉淵

甲子 元熙元年。晉惠帝永興元年。遷於左國城。晉人東附者數萬。宣等上尊號。淵曰。今晉氏猶在。四方未定。可仰遵高祖初法。且稱漢王。權停皇帝之號。待宙宇混一。當更議之。十月。爲壇於南郊。僭卽漢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儁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於夏商。卜世過於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賊臣王莽滔天簒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已後。皇綱漸頹。天步艱難。國統頻絕。黃巾海沸於九州。羣閹毒流於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尋。故孝愍委弃萬國。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終有泰。旋軫舊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於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告。

孤今猥爲羣公所推。紹修三祖之業。顧茲庭闈。戰惶靡厝。但以大恥未雪。社稷無主。銜膽栖冰。勉從羣議。改晉永興元年爲元熙元年。大赦天下。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以下三祖五宗（一作三宗五祖）之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爲王后。置百官。以劉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劉宏爲太尉。其餘拜授各有差。東瀛公騰使將軍聶玄討之。戰於大陵。玄師敗績。騰懼。率幷州二萬餘戶下山東。遂所在爲寇。元海遣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太原、泫氏、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劉元海遣將攻西河城。築營自固。有八門。城高九尺。（四句依初學記八引補。）冠軍喬晞攻界休。剋之。其令賈潭（一作渾。）抗節不降。曰。吾爲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將殺之。部將尹崧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殺之。（依晉書忠義傳補。亦見御覽四百二十二。）其妻宗氏。年二十餘。有姿色。晞欲納之。宗罵曰。屠狗奴。何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爾母乎。何不促殺我。遂仰天大哭。亦殺之。（依御覽四百二十二引補。亦見晉書列女傳。）

乙丑　二年。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之。次於離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距瑜等。四戰瑜皆敗。欽振旅而歸。是歲。離石大饑。遷於黎亭。以就邸閣穀。留其太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

丙寅　三年。晉惠光熙元年。以其前將軍劉景爲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幷州刺史劉琨於板橋。爲琨所敗。琨遂據晉陽。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元海曰。殿下自起兵已來。漸已一周。而顓守偏方。王威未震。誠

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剋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赫赳鴻基剋殄彊楚者也元海悅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寇蒲坂平陽皆陷之丁卯四年（晉懷永嘉元年）元海遂入都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時四部之衆萊王彌起兵青徐劉靈爲王讚所逐王彌爲苟純所敗乃謀歸漢（三句依通鑑攷異引補）遣使來降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東萊郡公四月汲桑叛起兵趙魏上郡自稱趙王選置州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氐酋大單徵十一月石勒及胡部等並帥衆相次來降元海悉署其官爵

戊辰永鳳元年（晉永嘉二年）淵遣聰等十將據太行石勒等十將下趙魏（四句依通鑑攷異引補）秋七月鳳凰集於蒲子丞相劉宣等六十四人上尊號十月僭卽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改元永鳳以衞軍和爲大將軍撫軍聰爲車騎大將軍建武曜爲龍驤大將軍又以其大將軍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尙書令劉歡樂爲大司徒封陳留王御史大夫呼延翼爲大司空封雁門郡公以延年爲江都王江都王延年年十五喪二親奉叔父以孝聞子良孫及弟從子爲暾人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延年拜請曰我以少孤爲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孤孫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免之（御覽四百二十一案延年爲太宰因下傳有太宰字屬本誤合爲一傳）以洋爲長樂王長樂王洋（御覽引誤作太宰王祥）字季海性至孝言及二親未嘗不嗚咽摧慟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上四百十三）以儁爲上郡王上郡王儁（屬本作王儁上郡人似誤）字元英有幹藝之稱儁年七八歲隨兄密子元直西如涼州路

中糧匱。密留元直於途。乞丐民間。比還。僞爲賊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將元直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當皆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孤遺相長。以至於今。請以元直易僞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於是乃以僞授密。受元直而去。密後亡。僞勺飲不入口者五日。雖服喪朞年。而心喪六載。（同上四百十六。）宗室以親疎爲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勳謀爲差。皆封郡縣公侯。

己巳　河瑞元年。（晉永嘉三年。）太史令宣于（晉春秋作鮮于。）修之言於元海曰。陛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大命。然遺晉未殄。皇居仄陋。紫宮之變。（時癸感犯紫微。）猶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剋洛陽。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勢有紫氣。兼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象。下協坤祥。於是遷都平陽。（此節亦見御覽一百六十三。）五月。遣聰攻壺關。聰敗韓述於西澗。石勒敗黃肅於封田。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廣拒聰。六月。廣等來討。七月。戰於長平。長平之戰。劉聰馬中流矢。幾爲晉軍所獲。李景年以馬授聰。揮戈前戰。（依御覽三百五十一引補。）晉師敗。劉惇以壺關降。（此節依通鑑攷異引補。）李景年。字延祐。前部人。少貧。見養於叔父。常使牧羊。景年見其叔子講誦。羨之。後從博士乞百餘字。牧羊之暇。折草木書之。叔乃驚曰。吾家千里駒也。而令驌驦久蹀鹽車坂。乃爲娶妻教學。（依御覽八百三十三引補。）後聰嘉平三年。遷虎牙攻長安。以功封梁鄒侯。（依御覽三百五十一引補。）汾水中得玉璽。高一寸二分。方四寸。文曰有新保之歸元海。蓋王莽時璽也。獻者因增其淵海光三字。元海以爲己瑞。大赦天下。改元河瑞。（此節亦見初學記二十。御覽六百八十二。）封子裕爲齊王。隆爲魯王。於是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劉曜與趙固等爲之後繼。東海王越

遣平北將軍曹武、將軍宋抽、彭默等距之。王師敗績。聰等長驅至宜陽。平昌公模遣將軍淳于定、呂毅等自長安討之。戰於宜陽。定等敗績。聰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元海素服迎師。是冬。復大發卒。遣聰、彌、與劉曜、劉景等。率精騎五萬寇洛陽。使呼延翼率步卒繼之。敗王師於河南。聰進屯於西明門。護軍賈胤夜薄之。戰於大夏門。斬聰將呼延顥。其衆遂潰。聰迴師而南。壁於洛水。尋進屯宣陽門。曜屯上東門。彌屯廣陽門。景攻大夏門。聰親祈嵩嶽。令其將劉厲、呼延朗等督留軍。東海王越命參軍孫詢、將軍邱光、樓裒等。率帳下勁卒三千。自宣陽門擊朗。斬之。聰聞而馳還。厲懼聰之罪己也。赴水而死。王彌謂聰曰。今既失利。洛陽猶固。殿下不如還師。徐爲後舉。下官當於兗豫之間。收兵積穀。伏聽嚴期。宣于修之又言於元海曰。歲在辛未。當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元海馳遣黃門郎傅詢。召聰等還師。王彌出自轘轅。越遣薄盛等追擊彌。戰於新汲。彌師敗績。於是攝蒲阪之戍。還於平陽。以劉歡樂爲太傅。劉聰爲大司徒。劉延年爲大司空。劉洋爲大司馬。

庚午　二年。赦其境內。立其妻單氏爲皇后。以大司馬梁王和爲皇太子。封子乂爲北海王。王浚遣祁宏率鮮卑討石勒。戰於飛龍山下。勒師大敗。（御覽四十五引作前趙錄。）明宏擊破劉靈於廣宗。殺之。八月。淵寢疾。將爲顧託之計。以歡樂爲太宰。洋爲太傅。延年爲太保。司徒聰爲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以其子裕爲大司徒。丁丑。淵疾篤。召歡樂及洋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己卯。薨於光極殿。（此節亦見通鑑攷異。）以

永嘉四年死在位六（當作七）年太子和卽位聰自西明門攻斬和於西室九月辛卯（二字依通鑑攷異補）葬淵於永光陵謚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和字玄泰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及爲儲貳內多猜忌馭下無恩元海死和嗣僞位其衞尉西昌王劉銳宗正呼延攸恨不參顧命也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總強兵於內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居於近郊陛下今便爲寄主耳此之禍難未可測也願陛下早爲之所和卽攸之甥也深然之召其領軍劉盛及劉欽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尙在殯宮四王未有逆節今忽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四海未定大業甫爾願陛下以上成先帝鴻基爲志且塞耳勿聽此狂簡之言也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旣不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銳攸怒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於是命左右刃之景懼曰惟陛下詔臣等以死奉之蔑不濟矣乃相與盟於東堂使銳景攻聰攸率劉安國攻裕使侍中劉乘武衞劉欽攻魯王隆尙書田密武衞劉璿攻北海王乂密璿等使人（一作挾乂）斬關奔於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之有備也馳還與攸乘等會攻隆裕攸乘懼安國欽之有異志也斬之是日斬裕及隆聰攻西明門剋之銳等奔入南宮前鋒隨之斬和於光極西室銳攸梟首通衢

劉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好學修絜師事樂安孫炎沈精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歎之曰宣若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蓋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曰大

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美於前矣。幷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眞所謂如珪如璋。觀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爲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荏官清恪。所部懷之。元海卽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勳戚莫二。軍國內外。靡不專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三

前趙錄三

劉聰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淵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之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淵、淵曰、此吉徵也、愼勿言之、自是十五月而生聰焉、（此節亦見御覽一百四十二、）夜有日（一作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艸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游於京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也、新興太守郭熙辟爲主簿、舉良將、入爲別部司馬、累遷右部都尉、善於撫接、五部豪右、無不歸之、河閒王顒表爲赤沙中郎將、聰以元海在鄴、懼爲成都王穎所害、乃亡奔成都王、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元海爲北單于、立爲右賢王、隨還右部、及卽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既殺其兄和、羣臣勸卽尊位、聰以北海王乂單后之子也、以位讓之、（三句依通鑑攷異錄、）乂與公卿泣涕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羣臣、正以四海未定、

禍難尙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敢不祇從。今使欲遠遵魯隱。待乂年長復子明辟。

庚午　光興元年。晉永嘉四年。聰僭卽皇帝位於光極前殿。大赦境內。改元光興。元年。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爲帝太后。乂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封其子粲爲河內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河間王翼彭城王悝高平王遣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轘轅。周旋梁陳汝潁之間。陷壘壁百餘。以其司空劉景爲大司馬。左光祿劉殷爲大司徒。右光祿王育爲大司空。僞太后單氏姿色絕麗。聰烝焉。單卽乂之母也。乂屢以爲言。單氏慙恚而死。聰悲悼無已。後知其故。乂之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黜廢。又尊母爲皇太后。十月。聰將趙固與晉車騎將軍王申始相拒於延津。時黃霧晝昏。人不相見。固軍大敗。此節依御覽八百七十八引補。

辛未　嘉平元年。署其衞尉呼延晏爲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前軍大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東萊王彌、龍驤劉曜、及鎭軍石勒進師會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敗。晉師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長驅圍洛陽。攻陷平昌門。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府寺。懷帝遣河南尹劉默距之。王師敗於社門。晏以外繼不至。出自東陽門。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去。時帝將濟河東遁。具船於洛水。晏盡焚之。還於張方故壘。王彌劉曜至。復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內饑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陽門陷。彌晏入於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幽晉帝於端門。曜於是害晉太

子及諸王公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爲京觀。遷帝及惠帝羊后（一作太后。）侍中庾珉等傳國六璽於平陽。聰大赦。改光興爲嘉平元年。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平阿公。（亦見通鑑攷異。）七月。司馬模牙門趙染歸。聰以爲平西將軍。八月。遣其平西趙染、安西劉雅率騎二萬攻南陽王模於長安。粲曜率大衆繼之。染敗王師於潼關。將軍呂毅死之。軍至於下邽。模乃降。染送模於粲。粲害模及其子范陽王黎。送衞將軍梁芬、模長史魯繇、兼散騎常侍杜驚、辛謐及北宮純等於平陽。聰以粲之害模也。大怒。粲曰。臣殺模。本不以其晚識天命之故。但以其晉氏肺腑。洛陽之難。不能死節。天下之惡一也。故誅之。聰曰。雖然。吾恐汝不免誅。降之殃也。夫天道至神。理無不報。署劉曜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改封中山王。鎮長安。王彌爲大將軍。封齊公。尋而石勒等殺彌於己吾。而幷其衆。表彌叛狀。聰大怒。遣使讓勒專殺。公輔有無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以彌部衆配之。劉曜既據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及諸氏羌皆送質任。唯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護軍麴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將奔安定。遇疋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涇。推疋爲平南將軍。率衆五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麴特、竺恢等亦率衆十萬會之。曜遣劉雅、趙染來距。敗績而還。曜乂盡長安銳卒。與諸軍戰於黃邱。曜衆大敗。中流矢。退保廿渠。疋追之。旋襲梁州。十二月。賈疋戰死。（七字依通鑑攷異引補。）杜人王禿、紀特等攻劉粲於新豐。粲還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人。歸於長安。時閻鼎等奉秦王爲皇太子。入於雍城。關中戎晉翕然響應。

壬申　嘉平二年。聰后呼延氏死。呼延氏、淵母之從父妹。有美色。恭孝稱於宗族。淵后愛聰姿色。故以配焉。每謂聰曰。父終子紹。古今之大典。陛下自承高祖之嗣。太弟何爲者哉。陛下百年之後。粲兄弟必無種也。願陛下深思之。聰亦信之。曰。然。吾當爲計。后曰。事留變生。太弟見粲兄弟並大。必有不安之志矣。或有小人構間其中。未必不禍發於今日。妾嘗聞陛下說隱公一何相似。竊爲陛下寒心。聰深然其言。於是相圖之計起矣。（依御覽一百四十二引補。）立司空王育女爲左昭儀。尚書令任顗女爲右昭儀。（二句依御覽一百四十四引補。）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乂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爲允。聰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弘聘殷二女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爲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爲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爲子納司空太原王沈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亦見御覽三百八十及一百四十二。）聰稍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右貴嬪決之。二月。晉帝進號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亦見通鑑攷異。）庾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讌。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文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爲辭賦。試爲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於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

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得早識龍顏耳。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歷。故爲陛下自相驅除耳。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亦見御覽八百十二。）至日夕乃出。以小劉貴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卿宜善遇之。拜劉爲會稽夫人。遣其鎮北靳沖寇太原。平北卜珝率衆繼之。卜珝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柰何不免兵厄。珝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珝曰。子勿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珝曰。吾此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珝遂隱於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爲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珝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爲光祿大夫。珝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僞位。徵爲太常。時劉琨據幷州。聰問何時可平。珝答曰。幷州陛下之分。今茲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珝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爲是行也。聰大悅。署珝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愼勿紛紜。及沖攻太原不剋。爲琨所敗。珝卒先奔。歸罪於珝。輒斬之。聰聞之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沖何人哉。遣其御史中丞浩（一作諸。）衍持節斬沖也。（依晉載衛傳補。亦略見御覽六百四十六。）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坐溫明徽光二殿不成。皆斬於東市。聰游獵無度。

嘗晨出晚歸。觀魚於汾水。以燭繼晝。中軍王彰諫曰。今大難未夷。餘晉假息。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而昏夜忘歸。陛下當思先帝叔業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業已爾。四海屬情。何可墜之於垂成。隳之於將就。比觀陛下所爲。臣實痛心疾首有日矣。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劉琨去此。咫尺之間。狂狷刺客。息頃而至。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上夫人王氏叩頭乞哀。乃囚之詔獄。聰母以聰刑怒過差。三日不食。弟乂子粲並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其太宰劉延年及諸公卿列侯百餘人。皆免冠涕泣固諫曰。光文皇帝以聖武膺期。叔建鴻祚。而六合未一。夙世升遐。陛下睿德自天。龍飛紹統。東平洛邑。南平長安。眞可謂功高周成。德超夏啓。往也唐虞。今則陛下。歷觀書記。未有此比。而頃頻以小務不供。而斬王公。直言忤旨。使囚大將。游獵無度。機管不修。臣等竊所未解。臣等所以破肝糜胃。忘寢與食者也。聰乃赦彰。麴特等圍長安。劉曜連戰敗績。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因攻司徒傅祗於三渚。使其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懷城。（默時爲塢主。）郭默字元雄。河內懷人。世以屠沽爲業。默壯勇拳捷。能貫甲跳三丈塹。時人咸異之曰。此兒必與郭氏河內陸允世之豪民。望見以女妻之。（此傳依御覽三百八十六引補。）祗病卒城陷。遷祗孫純、粹、幷其二萬餘戶於平陽。聰贈祗太保。純、粹皆給事中。謂祗子暢曰。尊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晉主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虔劉南鄙。沮亂邊萌。此其罪也。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勳舊。逆臣之孫。荷榮禁闥。卿知皇漢之德。弘曠已

不暘曰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臣之故而虧其忠節及是恩也自是明主伐罪弔人之義臣輒同萬物未敢謝生於自然六月聰立貴嬪劉氏爲皇后尋卒聰后劉氏殷小女字麗華童齒聰慧膚髮異常晝營女工夜誦書傳母每止之敦翫彌甚與諸兄爭論經義理旨超然諸兄常深歎謝性孝友美風儀進止如珪璋焉以貴嬪立爲皇后（依御覽一百四十二引補）劉殷卒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大夫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菫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見有菫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菫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乃盡（以上見御覽）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羣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頹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爲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樑也吾方希達如椳橛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與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爲吾師矣遂以女

妻之宣子者。幷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飈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此節見初學記。）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敕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趙王倫簒位。孫秀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鴈門。及齊王冏輔政。辟爲大司馬軍諮祭酒。既至。謂殷曰。先王虛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既堯舜爲君。稷契爲佐。故殷以一夫而距千乘。爲不可迴之圖。幸遨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然聖迹稍虧。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冏奇之。轉拜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屬永嘉之亂。沒於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保。錄尚書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也。在聰之朝。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己之色。士不修操行者。無得入其門。然滯理不申。藉殷而濟者。亦已百數。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竟以壽終。（依晉書孝友傳補。亦見於御覽四百十一。及初學記二十五。）以彭城王翌爲衞將

軍典宿衛劉翌驍勇（一作詵）過人能一手舉殿柱跳過平陽門出（此節依御覽三百七十及三百九十四引補）聰遣劉粲劉曜等攻劉琨於晉陽琨使張喬距之戰於武瀧喬敗績死之晉陽危懼太原太守高喬琨別駕郝聿以晉陽降粲琨與左右數十騎攜其妻子奔於趙郡之亭頭遂如常山琨收兵於常山（依通鑑攷異補）粲曜入於晉陽先是琨與代公（一作王）猗盧結爲兄弟乃告敗於猗盧且乞師猗盧遣子日利孫賓六須及將軍衛雄姬澹等率衆數萬攻晉陽（此節亦見通鑑攷異）琨收散卒千餘爲之鄉導猗盧率衆六萬至於狻猛曜及賓六須戰於汾東曜墜馬中流矢身被七創討虜傅武以馬授曜曜曰當今危亡之極人各思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矣武泣曰武小人蒙大王識拔以至於是常思效命今其時矣且皇室始基大難未弭天下何可一日無大王也於是扶曜乘馬驅令渡汾迴而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劉粲等掠晉陽百姓踰蒙（一作衆）山遁歸（二句亦見御覽四十五）猗盧率騎追之戰於藍谷粲敗績斬其征虜邢延獲其鎮北劉豐琨收合離散保於陽曲猗盧戊之而還聰立張貴人爲皇后以其父賓爲左光祿大夫張賓爲鉅鹿太守治任威强路不拾遺曾欲以賓爲司徒太保皆垂涕固辭身騎瘠馬妻乘敗車（此節依御覽四百二十四引補）

癸酉　三年（晉愍建興元年）春正月（一作正旦）聰讌於光極前殿逼晉帝行酒光祿大夫庾珉、王儁等起而大哭聰惡之會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二月丁未懷帝崩於平陽（載記作聰遂殂帝）於是誅珉儁等復以賜帝劉夫人爲貴人丁丑張皇后卒三月立貴嬪劉氏爲皇后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聰皇后劉氏殷之門女也字

麗芳以左貴嬪立爲皇后聰將起鴞儀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者使之爲父母以刑賞之不欲使殿屎黎元而蕩逸一人晉氏闇虐視百姓如草莽故上天剿絕其祚乃眷皇漢蒼生引領息肩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皇后嬪服無綺綵重逆羣臣之請故建南北宮焉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羣后饗萬國矣昭德溫明已後足可以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已來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內興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疾疫死亡相屬兵疲於外人怨於內爲之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將營鴞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爲子來者也竊以大難未夷宮宇粗給今之新營尤實非宜臣聞太宗承高祖之業惠呂息役之後以四海之富天下之殷尚以百金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美爲不朽之迹故能斷獄四百擬於成康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郡地耳戰守之備者豈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廣思費如彼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以敢冒死犯顏色冒不測之禍者也聰大怒曰吾爲萬機主將營二宮（一作一殿）豈問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幷其妻子同梟東市使羣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鑠腰而入及至卽以鑠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而密遣中常侍私敕左右停刑

於是手疏啓曰。伏聞敕旨。將爲妾營殿。今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廷尉之言。社稷之計。當賞以美爵。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自古國敗家喪。未始不由婦人。妾每覽古事。忿之不已。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視妾。猶妾之視前人。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曰。朕比來微風之患。喜怒不自由。元達忠臣。命其冠履就坐。引元達以劉后表示曰。外輔如公等。內輔如此后。朕亦何憂矣。改逍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此段亦見御覽一百四十二。及四百五十四。）四月。愍帝卽位於長安。聰遣車騎劉曜、及司隸喬志明、武牙李景年等、攻長安。命趙染率衆赴之。時大都督麴允據黃白城。累爲曜染所敗。染謂曜曰。麴允率大衆在外。長安可襲而取之。得長安。黃白城自服。願大王以重衆守此。染請輕騎襲之。曜乃承制加染前鋒大都督。安南大將軍。以精騎五千配之而進。王師敗於渭陽。將軍王廣死之。染夜入長安外城。帝奔射鴈樓。染焚燒龍尾及諸軍營。殺掠千餘人。且退屯逍遙園。麴允率衆襲曜。連戰敗之。曜入粟邑。遂歸平陽。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

前趙錄四

劉聰

甲戌 建元元年。晉愍建興二年。亦見通鑑攷異。正月朔日。黑霧四塞。終日竟夜。箸人如墨。五日而止。辛酉夜時。日落地。三日一作月。相承出於西方。東行三月。平陽城震。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此節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八及八百八十。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逶迤。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臭。聞於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延公卿已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言。勿有所諱。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異。其禍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愼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癸未。劉氏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己丑。劉氏卒。僞謚武宣皇后。乃失此肉。哭聲亦止。此段亦見御覽一百四十二。及八百七十七。自是後宮亂寵。進御無序矣。聰以劉易爲太尉。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勳德者。死乃贈之。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已上七公。位皆上公。綠綟綬。遠遊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輔軍鎭衞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

軍龍驤武牙大將軍營各配兵二千皆以諸子爲之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自司隸已下六官皆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以子始安王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食五郡劉延年錄尚書六條事劉景爲太師王育爲太傅任顗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紀爲大司空劉曜爲大司馬曜復次渭汭趙染次於新豐晉安東將軍索綝自長安東討染染狃於累捷有輕綝之色染長史魯徽曰今司馬鄴君臣自相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拒我將軍宜整陣案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困獸猶鬥況於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汙吾馬蹄刀劍也要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於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見之乃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愎諫違謀戀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忿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袁紹爲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死而有知下見田豐爲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服（一作眠）牀枕而死（以上亦見御覽四百五十四）叱刑者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曰蹏涔不容尺鯉染之謂也曜染復與段勁向長安麴允夜襲營勁敗死段勁驍勇善射好讀書爲御史中丞明筆直繩無所阿避號曰老虎（此節依御覽二百二十六引補）曜還師攻郭默於懷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曜曰今長安假息劉琨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

略。可留征虜將軍貝邱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於是曜歸蒲坂。俄而徵曜輔政。趙染攻北地。夢魯徽大怒。引箭射之。染驚悖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此節亦見御覽四百五十四。）十一月。以晉王粲爲相國（一作四相。似國相之誤。）大單于。總百揆。省丞相以幷相國。平陽地震。（此句亦見御覽八百八十。）烈風拔樹發屋。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三日而死。聰以其太廟新成。大赦境內。改年建元。十二月。雨血於左司隸寺。覆地。其月又雨血於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自十二月以下。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劉乂惡之。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爲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自魏武以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爲贈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置太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爲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在於旦夕。宜早爲之所。四衞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正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衞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爲異也。乂弗從。乃止。聰如中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爲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爲皇后。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乂謀反。乂不從之。狀聰於是收志、瑋、遐於詔獄。假他事殺之。使寇威、卜抽監守東宮。禁乂朝賀。乂憂懼不知所爲。乃上表自陳乞爲黔首。幷免諸子之封。褒美晉王粲宜登儲副。抽又抑而弗通。其青州刺史曹嶷攻汶陽關公邱陷之。害齊

郡太守徐浮執建威劉宣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嶷遂略地西下祝阿平陰衆十餘萬臨河置戍而歸於臨淄嶷於是遂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嶷之懷二也請討之聰又憚勒之幷齊乃寢而弗許劉曜濟自盟津將攻河南將軍魏該奔於一泉塢曜進攻李矩於滎陽矩遣將軍李平師於城皐曜覆而滅之矩恐送質請降時聰以其皇后靳氏爲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爲左皇后右貴嬪靳氏（一作月華）爲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聰不納乃以元達爲右光祿大夫外示優賢內實奪其權也於是太尉范隆大司馬劉丹大司空呼延晏尚書令王鑒等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乃以元達爲御史大夫儀同三司劉曜寇長安頻爲王師所敗曜曰彼猶強盛弗可圖也引師而歸宣光陵石人皆行數步宮中鬼夜哭三日而聲向右司隸寺乃止其上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靳靳慙恚自殺靳有殊寵聰迫於元達之諫故廢之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

乙亥　二年四月雨血於東宮（依御覽八百七十七引補）劉曜進師上黨將攻陽曲聰遣使謂曜曰長安擅命國家之深恥也公宜以長安爲先陽曲一委驃騎天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亟還曜迴滅郭邁朝於聰遂如蒲坂八月平陽地震汾水大溢流漂數百家（此節亦見御覽八百八十）十二月又雨血於東宮廣袤頃餘（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劉曜又進軍屯於粟邑麴允饑甚去黃白而軍於靈武曜進攻上郡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肅奔於允吾於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曜進據黃阜

丙子 麟嘉元年聰武庫地陷深一丈五尺時聰中常侍王沈宣懷、僉容、中宮僕射郭猗、中黃門陵修等皆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或百日不出羣臣皆因沈等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決之故或有勳舊功臣而弗見敍錄姦佞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宅宇皆踰於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爲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皆奢僭貪殘賊害良善（以上亦見御覽八百八十）靳準合宗內外諂以事之郭猗有憾於劉乂謂劉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爲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大事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乂又許衞軍爲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乂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爲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臣屢啟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事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衞軍司馬劉惇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

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幷見族耳於是歔欷流涕皮、惇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啟卿卽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詿僞故也皮、惇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爲信然初靳準從妹爲乂孺子淫於侍人乂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慙恚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急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剋季春搆變殿下宜爲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爲之柰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錮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旣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攷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粲唯發中旨生殺除授王沈郭猗等意所欲皆從之乂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聰臨上秋閣誅其特進綦母達、太中大夫公師彧、尙書王琰、田歆、少

府陳休、左衞卜崇、大司農朱誕等皆羣閹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聰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無攸棄。柰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何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霸。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忍信左右之言。欲一日尸七卿。詔尚在臣所。猶未宣露。乞垂昊天之澤。迴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法邪。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爲庶人。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王延等、詣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螣。王化之蝥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羣閹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爲故事乎。今王沈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予奪於中。勢傾海內。愛憎任之。矯詔弄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矣。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塵下車。銓衡迫之以勢。選舉不復以實。士以屬舉。政以賄成。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感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沈等皆刀鋸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貴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沈等之由。願陛下割翦凶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史。朝省萬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則衆災自弭。和氣呈祥。

今遺晉未殄。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齊之心。而復以沈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沈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是兒等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寢之。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灑掃宮閤。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讐。又深恨陛下。願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鼎鑊。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恆然。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粲。粲盛稱沈等忠清。乃心王室。聰大悅。封沈等爲列侯。太宰劉易詣闕。又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北地飢甚。人相食噉。羌酋大軍。須運糧以給。麴昌劉雅擊敗之。麴允與劉曜戰於磻石谷。王師敗績。允奔靈武。平陽大飢。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騎二萬屯於幷州。以懷撫叛者。聰使黃門侍郎喬詩讓勒。勒不奉命。潛結曹嶷。規爲鼎峙之勢。聰立樊氏爲上皇后。樊氏卽張氏之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朝廷內外。無復綱紀。阿諛日進。貨賄公行。軍旅在外。飢疫相仍。後宮賞賜。動至千萬。劉敷屢泣言之。聰不納。怒曰。爾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夕夕。生來哭人。敷憂忿發病而死。秋七月。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司隸靳準率部民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飢甚。司隸部人奔於冀州二十萬戶。石越招之故也。大司馬曜攻陷長安外城。九月。犬與豕交於相國府門。又交於宮門。又交司隸御史門。有豕箸進賢冠。升聰御坐。犬冠武冠。

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門死殿上宿衞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愈甚無誡懼之心讌羣臣於光極前殿引見其太弟乂容貌毀瘁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極歡待之如初長安飢甚死者過半麴允爲粥以供帝膳帝泣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勢不自支一作知乃使侍中宋敞奉牋降曜敞隨使者至帝肉袒牽羊輿櫬銜璧出降東門曜受璧焚櫬遷愍帝及司徒梁汾驃騎麴允等諸臣百餘人至於平陽聰臨光極殿帝稽顙於前二字一作與麴允伏地大哭扶不能起聰大怒允自殺以帝爲光祿大夫懷安侯以大司馬曜假黃鉞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太宰秦王使粲告於太廟大赦境內改年麟嘉石人言於宣光陵二月雨血於東宮其月又雨血於光極殿屠本有此四句因下三句亦引見於御覽八百七十七故錄之聰東宮四門無故自壞後內史女人化爲丈夫十二月癸亥大將軍東平王約卒一指猶煖遂不殯殮至甲戌乃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焉大有人民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淵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但還後年當來見汝不遲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過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机上俄而蘇謂左右曰机上取皮囊來左右取得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奏呈聰曰若當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以戊寅歲

堯與此玉幷葬焉。此段亦見御覽三十八。纂錄本附之大傳後。依載記錄於此。時東宮鬼哭。東西赤虹經天。南有一岐。十字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八。三日並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星歷紫宮。入於天獄而滅。太史令康相言於聰曰。虵虹見彌天。一岐南徹。三日並照。客星入紫宮。此皆大異。其徵不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叡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爲胡王。皇漢雖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漢既據中原。厥命所屬。紫宮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盡言。石勒鴟視趙魏。曹嶷狼顧東齊。鮮卑之衆。星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爲慮。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勒衆精盛。若盡趙魏之銳。燕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嶷率三齊之衆以繼之。陛下將何以抗之。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爲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以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內爲高祖圖楚之計。無不剋矣。聰覽之不悅。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

前趙錄五

劉聰

丁丑 麟嘉二年。晉元建武元年。正月。東平王約卒。劉粲使王平謂劉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敕裹甲以備之。乂以爲信然。令命宮臣裹甲以居。粲馳遣告靳準王沈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之。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沈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于是使粲圍東宮。粲遣沈準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自誣與乂同造逆謀。聰謂沈等言曰。而今而後。吾知卿等忠于朕也。當念爲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于是誅乂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數十人。皆靳準及閹豎所怨也。劉聰以讒慝故。誅詹事曹光。光臨刑。舉止自若。謂刑者曰。取席敷之。無令土汚吾鬚。此節依御覽三百七十四引補。廢乂爲北部王。粲使準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爲之空。氐羌叛者十餘萬落。以靳準行車騎大將軍以討之。時聰境內大蝗。平陽冀雍尤甚。靳準討捕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沒千餘家。東宮災。異門閣宮殿蕩然。立粲爲皇太子。大赦殊死已下。以粲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

政如前。八月。聰將趙固降于李矩。十一月。聰校獵上林。以晉帝行車騎大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觀者皆指帝曰。此故長安天子。聚而觀之。故老亦有悲泣者。粲言于聰曰。今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逆相濟。興兵聚衆者。皆以子鄴爲名。不如除之。以絕其望。聰然之。十二月。大饗于光極前殿。聰欲觀晉臣之意。使帝行酒洗爵。更衣又使帝執蓋。多有涕泣。或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而抱帝大哭。引出斬之。趙固郭默攻其河東。至于絳邑。右司隸部人盜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騎。騎兵將軍劉勳追討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劉顏遮邀擊之。爲固所敗。使粲及劉雅等伐趙固。次于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戊戌。愍帝崩于平陽。

戊寅　麟嘉三年。晉元太興元年。天崩聲若雷。久乃止。十二字依御覽八百七十四引補。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于洛汭。遣耿稚、張皮、潛濟襲粲。貝邱王翼光自廬城覘知之。以告粲。粲曰。征東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方憂自固。何暇來邪。且聞上身在此。自當不敢北視。況敢濟乎。不須驚動將士也。是夜。稚等襲敗粲軍。粲奔據陽鄉。稚館穀粲壘。雅聞而馳還。柵于壘外。與稚相持。聰聞粲敗。使太尉范隆率騎赴之。稚等懼。率衆五千。趨北山而南。劉勳追之。戰于河陽。稚師大敗。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聰所居鴞斯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康已下二十人。一作會稽王康已下二十人。一子焚爲而卒。聰聞之。自投于牀。哀塞氣絕。良久乃蘇。自此鬼哭宮中。至于九月。夜聲不絕。御覽八百八十三。引作自此鬼哭二宮。夜夜不絕。平陽西明門牡自亡。霍山崩。署其驃騎大將軍濟南王劉驥。

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衞大將軍齊王劉勰爲大司徒中常侍王沈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爲左皇后四月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下作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周姒氏以興關雎之化興則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以來亂淫于色縱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汙清廟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柰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榱玉簀而對腐木朽楹哉臣恐無福于國家也聰覽之大怒使宣懷謂粲曰鑒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攻竟于是收鑒等送市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瞋目叱之曰豎子使皇漢滅者坐汝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訴汝于先帝取汝等于地下懿之曰靳準梟聲獍形必爲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之聰又立中常侍宣懷養女爲中皇后秋十月鬼哭于光極殿又哭于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袤千里（八字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聰書見東平王約甚惡之謂粲曰吾寢疾憒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爲妖比累日見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今世難未夷非諒闇之日朝終夕殮旬日而葬徵秦王曜爲丞相錄尚書事輔政固辭乃止仍以丞相領雍州牧以劉景爲太宰劉驥爲大司馬劉顥爲太師朱紀爲太傅呼延晏爲

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爲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癸亥。薨于建始殿。甲子。粲即位。葬宣光陵。太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僞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粲字士光。少而儁傑。才兼文武。自爲宰相。威福任情。疏遠忠賢。昵近姦佞。任性嚴刻。無復恩惠。距諫飾非。好興造宮室。相國之府。仿像紫宮。在位無幾。作兼晝夜。飢困窮叛。死亡相繼。粲弗之恤也。既嗣僞位。尊聰后靳氏爲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靳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粲晨夜烝淫于內。志不在哀。立其妻靳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大赦境內。改元漢昌。雨血于平陽。靳準將有異謀。私于粲曰。如聞諸公將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粲弗納。準懼其言之不從。謂聰二靳氏曰。今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盍言之于帝。二靳承閒言之。粲誅其太宰上洛王劉景、太師昌國公劉顗、大司馬濟南王劉驥、大司徒齊王劉勱等。太傅朱紀、太尉范隆、出奔長安。又誅其車騎大將軍劉逞、驥母弟也。粲大閱上林。謀討石勒。八月。以丞相曜爲相國大都督。司徒靳準爲大將軍。領尚書事。粲荒耽（一作酗）酒色。游讌後庭。軍國之事。一決于準。準矯粲命。以從弟明爲車騎將軍。康爲衞將軍。準將作亂。以金紫光祿大夫王延耆德時望。謀之于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劫延以歸。準遂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追謚靈帝。劉氏無少長男子。（一作女。）盡刑于東市。發掘二陵。（一作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

準自號大將軍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左光祿劉雅出奔西平尚書北宮純胡崧等招集晉人堡于東宮靳康攻滅之準將以王延爲左光祿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相國曜自長安赴難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則悲啼一旬後母卜氏遇之無道恆取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供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敕延云思生魚延求魚不獲卜杖延流血延尋汾河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卜乃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温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貧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于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倦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于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此依晉書孝友傳補。亦見御覽四百十一及二十七。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少而孤貧常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之爲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公相屈君蔑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

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但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元海果徵元達爲黃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既至引見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爲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顛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于九卿納言之閒此則非臣之分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之謗小臣免招寵之禍不亦可乎元海大悅在位忠謇屢進讜言退乃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臣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邀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徵臣得盡愚忠昔世宗遙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弭謗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捐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羣臣知免及其死也人盡寃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

前趙錄六

劉曜

劉曜、字永明、淵之族子也。少孤、見養于淵。幼而聰惠、一作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爲不亡矣。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讀書志于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爲神射。尤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弱冠游于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常隱避于管涔之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閒居、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云、神劍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爲五色也。此段亦見御覽四十五。元海世、頻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斬準之難、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壁。

戊寅　光初元年。晉元太興元年。十月。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來奔。與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上尊號于曜。以太興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使征北劉雅、鎮北劉策、次于汾陰。與石勒爲犄角之勢。靳準遣侍中卜泰降于勒。勒囚泰送之。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羣閹撓政。誅滅忠良。誠是義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塗炭。使朕及此。勳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寧濟大艱。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誠。早迎大駕者。政由靳氏。祭則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還平陽。具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從。十二月。靳準左右軍一作車。騎喬泰、王騰、靳康、馬忠等。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爲盟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來降。曜大悅。謂泰曰。使朕獲此神璽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戰累敗。遣使求救于曜。曜使劉雅、劉策等迎之。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歸于曜。曜命誅明。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曜誅靳氏。見康女有姿容。將納爲妻。靳曰。陛下既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妾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汚宮伐樹。而況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使劉雅迎母胡氏喪于平陽。還葬粟邑。墓號陽陵。僞謚宣明皇太后。僭尊高祖父亮爲景皇帝。曾祖父廣爲獻皇帝。祖防懿皇帝。考曰宣成皇帝。此節依晉書列女傳補。

己卯　二年。勒遣王修等獻捷。曜遣兼司徒郭汜授勒太宰。進趙王。郭汜、字子游。上郡人也。父士爲縣卒。隨巫而遇女子于路。巫曰。此女生貴子。君亦有貴子相。可納之。當與君門。士納之。生汜。長不滿七尺。醜極。當

時朴訥無慧後爲縣卒感憤遊學師事安平趙孔曜曜見而偉之曰此生有公骨其當貴達依御覽五百八十二引補
因曹平樂言修實來窺伺二月斬修追氾還停勒之授夏四月徙都長安起光世殿于前紫光殿于後立其妻羊氏爲皇后子熙爲皇太子封子襲爲長樂王闡太原王沖淮南王斂齊王高魯王徽楚王徵諸宗室皆進封郡王六月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于長安令曰蓋王者之興必禘始祖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世跨燕朔光文以漢有天下歲久恩德結于民庶故立漢祖宗之廟以懷民望昭武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廟改國號復以大單于爲太祖其議以聞于是太保呼延晏等曰今宜承晉母子傳號以光文本封盧奴中山之屬城陛下勳功懋于平洛終于中山中山分野屬大梁趙也宜革稱大趙遵以水行承晉金行國號曰趙曜從之于是牲牡尚黑旗幟尚玄以冒頓配天淵配上帝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黃石屠各路松多起兵于新平扶風聚衆數千附于南陽王保保以其將楊曼爲雍州刺史王連爲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顗爲新平太守周庸爲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下草壁秦隴氐羌多歸之曜遣其車騎劉雅、平西劉厚、攻楊曼于陳倉二旬不剋曜率中外精銳以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廣明言于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敕劉雅等攝圍固壘以待大軍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后羊氏有殊寵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徵也

庚辰三年曜發雍攻陳倉曼連謀曰諜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其鋒恐不可當也吾糧廩

既少、無以支久。若頓軍城下、圍攻百日、不待兵刃而吾自滅。不如率見衆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檄而至。如其敗也、等一死、早晚無在。遂盡衆背城而陣。爲曜所敗。王連死之。楊曼奔于南氐。曜進攻草壁、又陷之。松多奔隴城。進陷安定。保懼遷于桑城。氐羌悉從之。曜振旅歸于長安。署劉雅爲大司徒。晉將李矩襲金墉。剋之。曜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宋恕、降于石勒。署其大將軍廣平王岳爲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三軍疫甚。岳遂屯滻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宋始等。軍勢甚盛。曜將尹安、趙慎等、以洛陽降生。岳乃班師。鎮于陜城。夏四月、長安雨雹。大如雞子。（十字依御覽十四引補。）五月、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履（一作裙。）之形。唯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酋徐庫彭。曜乃誅車。囚庫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固諫。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尸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于水。于是巴氐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爲主。四山羌氐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怒甚。毀其表曰。大荒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諫者。所謂忠于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弗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解。乃赦之。于是赦內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愚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

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非望也。但逼于陛下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之家。老弱沒奚官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大赦與之更始。彼生路既開。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即下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爲陛下梟之。不敢勞陛下之將帥也。不爾者。今賊黨既衆。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可除。曜大悅。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于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氐羌悉下。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先是上郡氐羌十餘萬。落嶮不降。大酋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距。五戰敗之。權渠恐欲降。其子伊餘大言于衆中曰。往日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乎。遂率勁卒五萬人。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士馬之強。人百匪敵。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此曹劌之勝也。乃堅壁不戰。伊餘有強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設覆出戰。生擒伊餘于陣。盡俘其衆。（以上亦見御覽三百三十通典一百五十五。）權渠大懼。被髮割面而降。子遠啟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最強。皆稟其命而爲寇暴。權渠既降。莫不歸附。曜大悅。讌羣臣于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書曰。蓋褒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之恆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而致封于嚴尤之孫。

魏武勅兵梁宋。追慟于橋公之墓。前新贈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等。或識朕于童齔之中。或濟朕于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褒贈。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綏左光祿大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並加散騎常侍。但皆邱墓夷滅。申哀莫由。有司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之亡。與曹恂奔于劉綏。綏匿之于書匱。載送于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飢窘。變姓名。客爲縣卒。岳爲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閒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既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祐。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鳥獸投人。要欲濟之。而況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雖于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曜立太學于長樂宮東。小學于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監。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酒。以游子遠爲大司徒。游子遠幼有姿貌。聰亮好學。年十五。至洛陽。張華見而奇之。曰。此兒雅潔洪方。精公才也。（此節依御覽三百七十九引補。）曜命起鄴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于滏池。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

前趙錄七

劉曜

辛巳・四年。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以衞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尙若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營酆明觀。市道芻蕘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敕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凌霄。此則費萬酆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爲於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敕旨。將營建壽陵。周圍一作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高一作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終也。如是。秦始皇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闇主之於終也。如此。向魋石槨。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偈葬。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

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爲優耳。從喪亂以來。漢帝諸陵。咸見踐辱。唯霸陵獨全。雖太宗之達至然。抑亦釋之之功。與亡奢儉。炯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曜大悅。下書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宮之役。況朕之闇眇。當今極弊。而可不敬從明誨乎。今敕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省鄴水囿以與貧戶。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罘酉小衰。困罷喪。嗚呼嗚呼。赤牛奮觝其盡乎。時羣臣咸賀。以爲勒滅之徵。曜大悅。以爲己瑞。（一作以爲天錫神璽。）齋七（一作九。）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爲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終南山、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民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罘者。歲之次名。作罘也。言歲馭作罘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因謂因敦。歲在子之年名。

玄冥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觝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縱爲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鄙虢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撫一作憮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均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

壬午 光初五年 晉元永昌元年 幷州牧安定王策獻玉璽一文曰趙盛此節依御覽六百八十二引補曜親征氐羌仇池楊難敵率衆來距前鋒擊敗之難敵退保仇池仇池諸氐羌多降於曜曜後復西討楊韜司馬保部將於南安韜懼與隴西太守梁勳等降於曜皆封列侯使侍中喬豫敷甲士五千遷韜等及隴右萬餘戶於長安曜又進攻仇池時曜寢疾兼癘疫甚議欲班師恐難敵躡其後乃以其尚書郎王獷爲光國中郎將使於仇池以說難敵難敵於是遣使稱藩曜大悅署難敵爲使持節侍中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氐校尉寧羌中郎將武都王子弟爲公侯列將二千石者十五人陳安請朝曜以疾篤不許安怒且以曜爲死也遂大掠而歸曜疾甚篤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陳安率精騎要之於道寔戰奔無路與長史魯憑俱沒於安安囚寔而謂之曰劉曜已死子誰輔哉孤當與足下終定大業寔叱安曰狗輩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馬保今復如此汝自視

何如主上。憂汝不久梟首上邽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我。懸我首於上邽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遂殺之。以魯憑爲參軍。又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騎二萬追曜。曜衞軍呼延瑜逆戰。擊斬之。悉俘其衆。安懼。馳還上邽。曜至自南安。陳安使其將劉烈趙罕襲阬城。拔之。西州氐羌悉從安。安士馬雄盛。衆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爲相國。領左長史。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憑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也。害賢人。實塞天下之情。夫承平之君。猶不敢乖臣妾之心。況於四海乎。陳安今於招賢採哲之秋。而害君子。絕當世之望。吾知其無能爲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曜大悅。署武爲使持節都督秦州隴上雜夷諸軍事、平西大將軍、秦州刺史、封酒泉王。曜后羊氏卒。故晉惠后也。名獻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以太安元年立爲皇后。將入宮。衣中有火。洛陽之陷。沒於曜。納之。曜僭位。以爲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妾于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羊氏內有特寵。外參朝政。生曜三子。熙、襲、蘭而死。僞謚獻文皇后。此傳纂錄本及載記皆略。因依晉書后妃傳補。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百石已上。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曜臨太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武功男子蘇

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子石言於陝若言勿東者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規度之負土爲墳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於道旁游子遠誄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足周身椁足周棺藏足周椁而已不封不樹爲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遠每以清儉恤下爲先社稷資儲爲本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計六萬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功二陵皆下鋼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爲山增土爲阜發掘古冢以千百數役夫呼嗟氣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衢（以上亦略見御覽八百七十六）臣竊謂無益於先皇先后而徒喪國之儲力陛下脫仰尋堯舜之軌者則功不盈百萬費亦不過千計下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先后有太山之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不納乃使其將劉岳等帥騎一萬迎父及弟暉喪於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三四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冢者盧得蘇曜葬其父墓號永垣陵葬妻羊氏墓號顯平陵大赦境內殊死以下賜人爵二級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

癸未 六年（晉明帝大寧元年）正月天裂廣一丈餘長五十餘丈時四方交戰（此節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四誤作建元初）陳安攻曜征西劉貢於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將攻上邽以解南安之圍安聞之懼馳歸上邽遇於瓜田武以衆寡不敵奔保長春故壘安引軍追武曰叛逆胡奴要當生縛此奴然後斬劉貢武閉壘距之貢敗安後軍俘斬萬餘安馳還赴救貢逆擊敗之俄而武騎大至安衆大潰收騎八千奔於隴城貢乃留武督後衆躬先士

卒。戰輒敗之。遂圍安於隴城。大雨霖。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其父寢堂于垣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於東堂五日。使其鎮軍劉曜、太常梁胥等繕復之。松柏衆木殖已成林。至是悉枯死。此節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六。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

前趙錄八

劉曜

甲申・七年・置（當作署）・其大司馬劉雅爲太宰・加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劍六十人・前後鼓吹各二部・曜親征陳安・圍安於隴城・安頻出挑戰・累擊敗之・斬獲八千餘級・右軍劉幹攻平襄・剋之・隴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募、不在其例・安留楊伯支、羌沖兒等守隴城・帥騎數百突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衆・還解隴城之圍・安既出・知上邽被圍・平襄已敗・乃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邱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六七（一作人五六）・遠則雙帶兩鞬（一作服）・左右馳射之而走・（此段亦略見御覽七百四十四・）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於溪澗・翌日尋之・遂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輔威呼延清尋其徑迹・斬安於澗曲・曜大悅・安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衆共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

愛養將士同心肝。驍驦駿馬鐵鍛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弃我騾驦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

陳安、字虎侯。成紀平莊人也。家世農民。安少慷慨曰。大丈夫當乘軒杖節。安能久事壍鋤乎。遂東遊京師。頗學書字。讀魏書。見許褚而慕之。乃自字虎侯。遇晉室喪亂。遂憑結司馬賓。驍壯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貫結奔及馳馬。（此傳依御覽三百六十二及三百八十六引補。）楊伯支斬羌沖兒以隴城降。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徙秦州大姓楊羌諸族二千餘戶於長安。氐羌悉下。並送質任。時劉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於河上。曜平陳安。自隴長驅至於西河。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鐘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退。揚聲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涼州大怖。人無固志。諸將咸欲速濟。曜曰。吾軍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而來者。三有二焉。中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聲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卿等試之。不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頭。羊十萬口。黃金三百八十斤。銀七百斤。女妓二十人。及諸珍寶珠玉。方物美貨。不可勝紀。（此段亦略見於御覽八百二。）曜大悅。使其大鴻臚田崧署茂使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涼州牧、領西域大都護。護氐羌校尉、涼王。曜至自河西。遣胡元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十尺。楊難敵以陳安

既平。內懷危懼。奔於漢中。鎮西劉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兩。士女六千餘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崧爲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以劉岳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中山王。初。靳準之亂。曜世子胤沒於黑匿郁鞠部。至是胤自言。郁鞠大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胤悲慟。嘉郁鞠忠款。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胤字義孫。美姿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鬢如畫。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豈同義眞乎。固當應爲卿之冢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也。曜曰。臣之藩國。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以亂長幼之倫也。聰曰。卿勳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太師。受專征之任。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耶。何言同諸藩國也。義眞既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吾不過爲卿封之以一國。義眞、曜子儉之字也。於是封儉爲臨海侯。立胤爲世子。胤雖少離屯難。流躓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屬意焉。曜於是顧謂羣下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涅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沖幼儒謹。恐難乎爲今世之儲貳也。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愛義光。義孫年長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太山之安。義光饗無疆之福。於諸卿意如何。其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以擬周漢。爲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亦四海宗廟之慶。左光祿卜泰、太子太保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爲是也。則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羣下。若以爲疑也。固思聞臣等異同之言。竊以謂廢太子非也。何則。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擇聖叟而超樹之

可也。光武緣母色而廢立。豈足爲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略。神度弘遠。信獨絕一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尙沖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爲承平之賢主。何況儲宮者。六合人神所繫望也。不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曜默然。胤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謬恩乃爾者。臣請死於此。以示赤心。且陛下若愛忘其醜。以臣微堪指授。亦當能輔導義光。仰遵聖軌。因歔欷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謚前妻卜氏爲元悼皇后。胤之母也。卜泰胤之舅。曜嘉之。拜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爲永安王。署侍中、衞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尙書事。領太子太傅。號曰皇子。命熙於胤盡家人之禮。時有鳳皇將五子翔於故未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

乙酉　八年。

丙戌　九年。晉成咸和元年　曜立后劉氏。石勒將石他。自雁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曜大怒。投袂而起。卽日次於渭城。遣劉岳追之。曜次於富平。爲岳聲援。岳及石他戰於河濱。敗之。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於劉氏。可爲盡忠。吾獨不可乎。崧厲色大言曰。若賊氐奴才。安敢欲希

覬非分吾寧爲國家鬼豈可爲汝臣何不速殺我願排一人取其劍前刺難敵不中爲難敵所殺曜遣劉岳攻石生於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衞精卒一萬濟自盟津鎭東呼延謨率荊司之衆自崤澠而東岳攻石勒盟津石梁二戍剋之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石季龍率步騎四萬入自成皐關岳陳兵以待之戰於洛西岳師敗績岳中流矢退保石梁季龍遂塹柵列圍遏絕內外岳衆饑甚殺馬食之季龍又敗呼延謨斬之曜親率軍援岳季龍率騎二萬來拒曜前軍劉黑大敗季龍將石忿於八特坂曜次於金谷夜無故大驚軍中潰散乃退如澠池夜中又驚士卒奔潰遂歸長安季龍執劉岳及其將王騰等八十餘人幷氐羌三千餘人送於襄國坑士卒一萬六千曜至自澠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城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紀曜命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劉均舉參軍臺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流涕歔欷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禮之卽拜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重之轉大中大夫歲中三遷歷位尙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綬爵關中侯臺產字國雋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專京氏易善圖讖祕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算六日七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美經學汎情教授不交當世（此傳依晉書術藝傳補）曜署劉胤爲大司馬進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爲國置單于臺於渭城拜大單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傑爲之

丁亥十年。曜自還長安。憤恚發病。至是疾瘳。曲赦長安殊死已下。署其汝南王劉咸爲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大夫劉綏爲大司徒。卜泰爲大司空。曜妻劉氏疾甚。曜親省臨之。問其所欲言。劉泣曰。妾叔父昶無子。妾少養於叔。恩撫甚隆。無以報德。願陛下貴之。妾叔昞女芳有德色。願備後宮。曜許之。言終而死。僞謚獻烈皇后。以劉昶爲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進封河南郡公。昶妻張氏爲慈鄉君。立劉昞女芳爲皇后。追念劉氏之言也。后年十三。長七尺八寸。手垂過膝。髮與身齊。姿德才色。邁於別后。（此傳依御覽一百四十二引補。）俄署驃騎劉述爲大司徒。劉昶爲太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爲親御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尚書郝述、郡水使者支當等。固諫。曜大怒。鴆而殺之。

戊子十一年。（咸和三年。）夜夢三人。金面赤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迹。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爲吉祥。惟太史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爲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迹而行。愼不出疆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以上亦見御覽四百。）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半。長安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曜遣其武衞劉朗。率騎三萬。襲楊難敵於仇池。弗剋。掠三千餘戶而歸。張駿聞曜軍爲石氏所敗。乃去曜官號。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金城太守張閬、及枹罕護軍辛晏、鎮軍韓璞等。率衆數萬人。

自大夏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劉胤率步騎四萬擊之。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冠軍呼延那雞。率親御郎二千騎。絕其運路。胤濟師逼之。璞軍大潰。奔還涼州。胤追之。及於令居。斬級二萬。張閬、辛晏、率衆數萬降於曜。皆拜將軍。封列侯。七月。石勒遣石虎率衆四萬。自軹關西入。寇擾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將東救蒲坂。懼張駿、楊難敵、承虛襲長安。遣其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於秦州。曜盡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自潼關（一作衝關。）北濟。虎懼。引師而退。追之及於高侯。大戰敗之。斬其將軍石瞻。枕尸一百（一作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虎奔於朝歌。曜遂濟自洛陽。攻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分遣諸將攻討汲郡河內。十二月。勒自帥衆拒之。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博飲。左右諫之。曜怒以爲妖言。斬之。大風拔木。昏霧四塞。（七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六。）聞虎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衆已濟。始議增築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衆大小。復何如。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於洛西。南北十餘里。曜性少而酗酒。末年猶甚。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踴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斗餘。至於西陽門。撝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而馬陷石渠。墜於冰上。被創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送於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於河南丞廨。使金瘡醫李永療之。歸於襄國。曜瘡甚。勒載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載。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於曜曰。僕谷王。關左稱帝皇。當持重。保土疆。輕用兵。敗洛

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飲一觴。曜曰。何以健邪。當爲翁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舍曜於襄國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幬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他。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諭曜。使與其太子熙（一作毗。下同。）書。令速降之。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建平末爲勒所殺。

己丑　十二年。正月。太子熙、大司馬南陽王胤、劉咸等議欲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情一。未有離叛。可共幷力距險。走未晚也。胤不從。怒其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於上邽。劉厚、劉策皆捐鎮奔之。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胤及劉遵率衆數萬自上邽。將攻石生於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胤次於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距胤。戰於義渠。爲季龍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胤奔上邽。石虎乘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其僞太子熙、南陽王劉胤、並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於襄國。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於洛陽。曜在位十（下有脫文。）年而敗。自劉淵以惠帝永興元年僭號西河。懷帝永嘉四（當作二。）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一作六。）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

前趙錄九

王彌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頎。魏玄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柏根起於東萊之牟縣。彌率家僮從之。柏根以爲長史。柏根死。聚徒海渚。爲苟純所敗。亡入長廣山爲羣賊。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爲飛豹。後引兵入寇青徐。兗州刺史苟晞逆擊。大破之。彌退集亡散。衆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剋。彌進兵寇太山魯國。譙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杖。所在陷沒。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京邑大震。宮城晝閉。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彌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尚强。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爲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悅。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遲望將軍

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賓周等耳今眞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於是署彌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彌固辭使隨劉曜寇河內又與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圍壺關東海王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安豐太守衞乾等討之及彌戰於高都長平閒大敗之死者十六七元海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頓邱陷五十餘壁皆調爲軍士又與勒攻鄴安北將軍和郁弃城而走懷帝遣北中郎將裴憲次白馬討彌車騎將軍王堪次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次太陽討元海武部將軍彭默爲劉聰所敗見害衆軍皆退聰渡黃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暾將軍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東海王越距戰於西明門彌等敗走彌復以二千騎寇襄城諸縣河東平陽弘農上黨諸流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爲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史以應彌彌又以二萬人會石勒寇陳郡潁川屯陽翟遣弟璋與石勒共寇徐兗因破越軍彌後與曜寇襄城遂逼京師時京邑大饑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曜彌等遂陷宮城至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於端門逼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宮廟城府皆盡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於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從曜斬其牙門王廷以徇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爾便相攻討何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

則不遠。願明將軍以爲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徵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爲朱建矣。豈況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張嵩、隴西人也。事母至孝。母喪既葬。廬於墓側。哀感幽顯。歲餘而墓地自裂。棺亦自破。母還蘇活。此小傳依御覽五百五十七引補。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宮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屠販該作各。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柰天下何。遂引衆東屯項城。曜以彌先入洛。不待己。怨之。至是嫌隙遂構。劉暾說彌還據青州。彌然之。乃以左長史曹嶷爲鎮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招誘亡命。且迎其室。彌將徐邈、高梁、輒率部曲數千人隨嶷去。彌益衰弱。初石勒惡彌驍勇。常密爲之備。彌之破洛陽也。多遺勒美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擒苟晞。以爲左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彌。陰圖之。劉暾又勸彌徵曹嶷。藉其衆以誅勒。於是彌使暾詣青州。令曹嶷以兵會己。而詐要勒共向青州。暾至東阿。爲勒游騎所獲。勒見彌與嶷書。大怒。乃殺暾。彌未之知。勒伏兵襲彌。殺之。幷其衆。此依晉書列傳錄。

王廣

王廣永嘉之亂。聚族避世。仕劉聰爲西揚州刺史。被蠻賊梅芳圍百餘日。外救不至。糧食罄絕。雞犬雀鼠。靡有孑遺。將士泣曰。將軍忠於本朝。故有今難。豈有背將軍理哉。芳攻陷揚州。而廣被殺。衆相枕而死者

五千人。王廣女容質甚美。慷慨有丈夫之節。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闇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王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可謂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逵。以塞大恥。辭氣猛厲。言終。乃自殺。芳止之不可。（此依晉書列女傳補。亦略見御覽四百十八。）

崔遊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也。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靜謙退。自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爲氐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遂爲廢疾。泰始初。武帝錄敍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撰喪服圖行於世。及劉元海僭位。命爲御史大夫。固辭不就。卒於家。時年九十三。（此依晉書儒林傳錄。）

范隆

范隆。字玄嵩。雁門人。父方。魏雁門太守。隆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慟行路。單孤無緦功之親。疏族范廣愍而養之。迎歸教書。爲立祠堂。隆好學修謹。奉廣如父。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惠帝時。天下將亂。隆隱迹不應州郡之命。晝勤耕稼。夜誦書典。頗習秘歷陰陽之學。知幷州將有氛祲之祥。故彌不復出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嘗共紀游山。見一父老於窮澗之濱。父老曰。二公何爲在此。隆等拜之。仰視則不見。後與紀依於劉元海。元海以隆爲大鴻臚。紀爲太

常並封公隆死於劉聰之世。聰贈太師。此依晉書儒林傳錄。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誦讀。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箸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旁。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於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竟以壽終。此依晉書儒林傳錄。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

前趙錄十

王育

王育、字百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卽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爲別立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己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鶩乎。育執刃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渾辟爲掾。除南武陽令。爲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遷幷州督護。成都王穎在鄴。又以育爲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爲北單于。育說穎曰。元海今去。育請爲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也。穎然之。以育爲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爲太傅。此

依晉書忠義傳錄。

韋忠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修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頠造焉。服闋。遂廬於墓。所頠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樂。頠爲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薈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弃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闚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爲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而死。此依晉書忠義傳錄。

劉敏元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己修學。不以險難改心。好星厤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讀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卽吾師也。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爲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

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窶無子。依敏元爲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尙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靦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夫仁義何常。寧可暫失。諸君子上當爲高皇光武之事。下豈失爲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詠威德。柰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當爲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後仕劉曜。爲中書侍郎太尉長史。此依晉書忠義傳錄。

杜育

杜育、字子光。濮陽人。少爲賊。其母每怒之。育曰。天下將亂。且以習膽。如意望封侯。不如意。但不使他人斫頭。曾爲賊圍。衣甲三重。持戟蓬轉而出。此見御覽三百五十二。

喬智明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也。少喪二親。哀毀過禮。長而以德行著稱。成都王穎辟爲輔國將軍。穎之敗趙王倫也。表智明爲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部人張兌。爲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兌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兌逃者。兌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

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惠帝之伐鄴也。穎以智明爲折衝將軍。參丞相前鋒軍事。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大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主上爲羣小所逼。將加非罪於孤。卿柰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義。正如是乎。智明乃止。尋屬永嘉之亂。仕於劉曜。此依晉書良吏傳錄。

梁緯妻辛氏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爲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爲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卽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此依晉書列女傳錄。

陜婦人

陜有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嫠居陜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奪而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父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羣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爲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遣呼延謨爲太守。旣知其冤。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謚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此依晉書列女傳補。亦略見御覽四百三十九。

徐州刺史冷道字安義。此見廣韻。

偏將軍相里覽。同上。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一

後趙錄一

石勒

石勒、字世龍、初名𩠐、音背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並爲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於庭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凶麤、不爲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己督攝部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一作五指山上、草木皆變爲鐵騎之形、二字依初學記八、御覽四十五補、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鄔人郭敬、陽曲寧驅、以爲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爲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或在前後、懼以問翼伽、一作告其母、伽曰、作勞耳鳴、無不祥也、六句亦見御覽五百七十五、太安中、幷州饑亂、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雁門還依寧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驅匿之獲免、勒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饑寒、敬對之流涕、以帛貨鬻食之、幷給以

衣服。勒謂敬曰。今日大餓。不可守窮。諸胡饑甚。宜誘將冀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說幷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爲隆所毆辱。敬先以勒屬郭陽及兄子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爲解請。道路饑病。賴陽時而濟。既而東至平原。賣與荏平人師懽家爲奴。有一父老謂勒曰。君龍角（二字一作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二字一作夜）。於野。又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問之。因曰。吾幼來（二字一作初）。在家。恆聞如是。諸奴歸以白懽。懽亦奇其狀貌而免之。（此段亦見御覽五百七十五。及七百三十。）懽家鄰於馬牧。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嘗傭於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逯明等八騎爲羣盜。後郭敖、劉徵、劉寶、張噎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爲十八騎。復東如赤龍縣。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繒寶。以賂汲桑。永興元年。成都王穎敗乘輿於蕩陰。逼帝如鄴宮。王浚以穎陵辱天子。使鮮卑擊之。穎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爲張方所逼。遷於長安。關東所在兵（一作盜）。起。皆以誅穎爲名。河間王顒懼東師之盛。欲輯懷東夏。乃奏議廢穎。是歲。劉元海稱漢王於黎亭。二年。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

石爲姓。勒爲名焉。藩拜勒爲前隊督。從攻平昌公模於鄴。模使將軍馮嵩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濮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潛苑中。桑以勒爲伏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亡命。多附勒。勒率以應之。永嘉元年。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爲成都王穎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爲名。桑以勒爲前驅。屢有戰功。署爲掃虜將軍。忠明亭侯。桑進軍攻鄴。以勒爲前鋒都督。大敗騰將馮嵩。因長驅入鄴。遂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越大懼。使苟晞、王讚等討之。桑勒攻幽州刺史石尟於樂陵。尟死之。乞活田禋帥衆五萬救尟。勒迎戰敗禋。與晞等相持於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越懼。次於官渡。爲晞聲援。桑勒爲晞所敗。死者萬餘人。乃收餘衆。將奔劉元海。冀州刺史丁紹要之於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王師斬桑於平原。時胡部大張。鄴督馮突莫等擁衆數千。壁於上黨。勒往從之。深爲所昵。因說鄴督曰。劉單于舉兵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往往取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爲之計。鄴督等素無智略。懼部衆之貳己也。乃潛隨勒單騎歸劉淵。淵署鄴督爲親漢王。莫突爲都督部大。以勒爲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鄴督爲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己也。烏丸張伏利度亦有衆二千。壁於樂平。元海屢招而不能致。勒僞獲罪於元海。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爲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己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爲

主。諸胡咸以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衆歸元海。元海加勒都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衆配之。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勒遂陷壺關。元海命勒與劉零、閻熊等七將。率衆三萬。寇魏郡頓丘諸壘壁。多陷之。假壘主將軍都尉。簡强壯五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及元海僭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都督王如故。勒幷軍寇鄴。鄴潰。和郁奔於衞國。執魏郡太守王粹於三臺。進攻趙郡。害冀州西部都尉馮沖。攻乞活赦亭田禋於中邱。皆殺之。河瑞元年（永嘉三年）元海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以上亦見御覽一百三十五）乃引張賓爲謀主。始署軍功曹。以刁膺、張敬爲股肱。夔安、孔萇爲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桃豹、逯明、吳豫等爲將率。使其將張斯率騎詣幷州山北諸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懼勒威名。多有附者。進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之者數萬人。王浚使其將祁弘率鮮卑没務塵等十餘萬騎討勒。戰於飛龍山下。勒師大敗。（此段亦見御覽四十五）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於是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自洛陽率衆討勒。勒燒營幷糧。迴軍距之。次於黃牛壘。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附於勒。勒使矩統其壘衆。爲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憲弃其軍。奔於淮南。王堪退保倉垣。元海授勒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讓

公不受與閻熊攻睹圈苑市二壘陷之熊中流矢死勒幷統其衆濟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三千餘口東襲酅城害兗州刺史袁孚因攻倉垣陷之遂害堪渡河攻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復南濟河滎陽太守裴純奔於建鄴時劉聰攻河內勒率騎會之攻冠軍將軍梁巨於武德懷帝遣兵救之勒留諸將守武德與王桑逆巨於長陵巨請降勒弗許巨踰城而遁軍人執之勒馳如武德坑降卒萬餘數梁巨罪而害之乃赦張彌張彌字巨秦汲郡人晉永嘉中與梁巨戍武德城勒攻之城潰彌隨例當坑乃大呼曰官當活健兒何以殺也勒曰有何健事而求活也彌曰武德西城上大聲督戰警備嚴設使賊不入正是張彌勒曰降兒能爾正是奇健乃赦之依御覽三百八十六引補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震皆請降送任於勒及淵薨聰襲位授勒征東大將軍幷州刺史汲郡公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固辭將軍乃止劉粲率衆四萬寇洛陽勒留輜重於重門率騎二萬會粲於大陽大敗王師於澠池遂至洛川粲出轘轅勒至成皐關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爲讚所敗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趙固於津北勒乃燒船弃營引軍向柏門迎重門輜重至於石門濟河攻襄城太守崔曠於繁昌害之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脫嚴嶷等起兵於江淮間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屯襄城以距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於宛北山如懼勒之攻襄也使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爲兄弟勒納之如與侯脫不平說勒攻脫夜令三軍雞鳴而駕晨壓苑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剋嚴嶷率衆救脫至則無及

遂降於勒。勒斬脫囚嶷。送於平陽。盡幷其衆。軍勢彌盛。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帥精騎三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璃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軍。實欲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漢之志也。張賓以爲不可。勸勒北還。弗從。以賓爲參軍都尉。領記室。位次司馬。專居中總事。元帝慮勒南寇。使王導率衆討勒。勒軍糧不接。死疫大半。納張賓之策。乃焚輜重。裹糧卷甲。渡沔。寇江夏。太守楊岵。弃郡而走。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於南頓。朗陵公何襲、廣陵公陳軫、上黨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肇等。率衆降於勒。勒進陷許昌。害平東將軍王康。先是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於軍。衆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爲勒所敗。端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衍及襄陽王範、任城王濟、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韶、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等。坐之於幕下。問以晉故。衍濟等懼死。多自陳說。惟範神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甚奇之。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害之。死者甚衆。勒重衍清辨。奇範神氣。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牆填之。左衞何倫、右衞李惲、聞越薨。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毘。出自洛陽。勒逆毘於洧倉。軍復大潰。執毘及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衆。因率精騎三萬。入自成皋關。會劉曜王彌寇洛陽。洛陽既陷。勒歸功彌曜。遂出轘轅。屯於許昌。劉聰署勒征東大將軍。勒固辭不受。先是平陽人李洪有衆數千。壘於舞陽。苟晞假洪雍州刺史。勒進寇穀陽。害冠軍

將軍王滋破王讚於陽夏。獲讚以爲從事中郎。襲破大將苟晞於蒙城。執晞以爲左司馬。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幽州牧。固辭將軍不受。先是王彌納劉暾之說。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使暾徵其將曹嶷於齊。勒遊騎獲暾。得彌所與嶷書。勒殺之。密有圖彌之計矣。會彌將徐邈輒引兵去。彌漸削弱。及勒之獲苟晞也。彌惡之。僞卑辭使謂勒曰。公獲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狥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幷州之思乎。王公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窺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今不圖之。恐曹嶷復至。共爲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既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勒以爲然。勒時與陳午相攻於蓬關。王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爲寇。王彌人傑。將爲我害。勒因迴軍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無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於肥澤。午司馬上黨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於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詭請王彌讌於己營。彌長史張嵩諫彌勿就。恐有專諸孫峻之禍。彌不從。既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幷其衆。啟聰稱彌叛逆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督幷幽二州諸軍事、領幷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州牧公如故。將軍郭黑略（二字一作默。）獲沙門天竺浮圖澄。以其有道術。進之於勒。試之有效。甚

尊重之。苟晞王讚謀叛勒。勒害之。以將軍左伏鼎爲前鋒都尉。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於葛陂。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於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捲燕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諭。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剋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逆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將軍以天挺之資。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勳義堂堂。長盲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螳寇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戎狄爲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遺琨名馬珍寶。厚資其使。謝歸以絕之。前趙嘉平二年。（晉永嘉六年。）勒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霖雨歷三月不止。（上三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勒軍中饑疫。死者大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石長史刁膺諫勒先送款於帝。求掃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更計之。勒愀然

長嘯中堅轂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及吳軍未集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登其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謂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柰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誅王彌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勢宜此徙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晉之保壽春懼將軍之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犄擊也輜重遲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當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怯所以宥君於是退膺爲將軍擢賓爲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發自葛陂遣石季龍率騎二千距壽春會江南運船至獲布米數十艘將士爭之不設備晉伏兵大發王師敗季龍於戶（一作匡）・靈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二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奔退百里及於勒軍軍中震擾謂王師大至勒陣以待之晉懼有伏兵退還壽春勒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採掠無所獲軍中大饑士衆相食（二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行達東燕聞汲郡向冰有衆數千壁於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冰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冰船盡在濮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自

酸棗向棘津。冰聞勒軍至。始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因其資軍。遂豐振。長驅寇鄴。攻北中郎將劉演於三臺。演部將臨深牟穆等率衆數萬降於勒。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說勒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則能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晉城。廣運糧儲。西稟平陽。掃定幷薊。桓文之業可以濟也。且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勢之國。（一作固。）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資又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所深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資儲未廣。送死於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鎮此之意。勒又然之。於是上表於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率多降附。運糧以輸勒。聰授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幽冀幷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公、邑萬戶。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菟鄉。勒使藝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鄣以待之。就六眷屯於滏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

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剋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赴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柸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柸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於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幷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諸將並勸勒殺末柸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讎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王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於渚陽結爲兄弟就六眷等引還遣使參軍閻綜獻捷於劉聰於是游綸張豺請降稱藩勒將襲幽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皆就署將軍於是遣衆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於信都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二

後趙錄二

石勒

建興元年（前趙嘉平三年）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於廩邱。將軍謝胥、田青、郎牧等率三臺流人降於勒。勒以桃豹爲魏郡太守以撫之。命段末柸爲子署爲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柸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勒襲苑鄉。執游綸以爲主簿。攻乞活李惲於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其將孔萇寇定陵。害兗州刺史田徽。烏丸薄盛。執渤海太守劉既。率戶五千降於勒。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如故。拜其母王氏爲上黨國太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章綬首飾一同王妃。段末柸任弟亡歸遼西。勒大怒。所經令尉皆殺之。烏丸審廣、漸裒、郝襲背王浚密遣使降於勒。勒厚加撫納。司冀漸寧。人始租賦。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史。署爲文學椽。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潛窆山谷。莫詳其所。既而備九牢之禮。虛葬於襄國城南。勒謂右長史

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慨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良幹將軍若任之以鄴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爲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曾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寵復事二姓者臣志所不爲且豈惟愚臣之狷志恐亦明公之所不許有死而已不敢聞命若賜其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則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一作秩）辟其子明爲參軍（此段亦見御覽四百二十一）勒以征虜將軍石虎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簒奪之謀（一作基謀之萌）兆於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幷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致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於海內去就爲存亡所在爲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略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卑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曰勒本小胡出於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內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

遠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與義兵誅暴亂者正爲明公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時踐登皇祚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勒微心慈眄如子也亦遣棗嵩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爲稱藩於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儁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嶽威聲播於八表固已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惟區區小府而敢不斂衽神闕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稱胡人而爲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之不爲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爲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於勒勒斬其使送於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遣勒麈尾勒僞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於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於棗嵩乞幷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流叛略盡鮮卑烏丸離貳於外棗嵩田矯貪暴於內人情沮擾甲士羸弊而

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魏武。不足並也。又幽州謠怪特甚。聞者莫不爲之寒心。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眞可擒也。浚使還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爲信然。勒纂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其後患。沈吟未決。張賓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爲之柰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還爲寇讎。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儉。人皆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以征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距。宜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牋於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聲軍計故也。遣張慮奉牋於劉琨。陳己過深重。求討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乃檄諸州郡。說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將來。令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塡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聽事。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使徐光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曉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掘強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專

任姦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貽於此非爲天也使其將王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之於是分遣流人各還桑梓擢荀綽裴憲資給車服數朱碩裴嵩田矯等以貪亂政責游統以不忠於浚皆斬之遷烏丸審廣漸裘郝襲斬市等於襄國焚燒浚宮殿以晉尚書劉翰爲寧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督守宰而還遣其東曹掾傅遘兼左史長封王浚首獻捷於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翰叛勒奔段匹磾襄國大饑穀二升直銀二兩肉一斤直銀一兩（五句亦見御覽三十五作建元元年）劉聰以平幽州之勳乃遣其使人柳純持節署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鉦黃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長史張敦等十一人爲伯子侯文武進位各有差勒將支雄攻劉演於廩邱爲演所敗演遣其將韓弘潘良襲頓邱斬勒所署太守邵攀支雄追擊弘等害潘良於廩邱劉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其太守邢泰琨司馬溫嶠西討山胡勒將遂明要之敗嶠於潞城勒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閱實人戶戶貲二匹租二斛勒將陳午以浚儀叛於勒遂明攻寧黑於茬平降之因破東燕酸棗而還徙降人二萬餘戶於襄國勒使其將葛薄寇濮陽陷之害太守韓弘劉聰遣其使人范龕持節策命勒賜以弓矢加崇爲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盡歲集上署其長子興爲上黨國世子加翼軍將軍爲驃騎副貳劉琨遣王旦攻中山逐勒所署太守秦固勒將劉勖距旦敗之執旦於望都關

建興四年。（前趙麟嘉元年。）勒襲邵續於樂陵。續盡衆逆戰。大敗而還。章武人王脊起兵於科斗壘。擾亂勒河間渤海諸郡。勒以揚武張夷爲河閒太守。參軍臨深爲渤海太守。各率步騎三千以鎮靜之。使長樂太守程遐屯於昌亭。爲之聲援。（一作勢。）徙平原烏丸展廣劉哆等部落三萬餘戶於襄國。使石季龍奔襲乞活王平於梁城。敗績而歸。又攻劉演於廩邱。支雄、遂明擊寧黑於東武陽。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衆萬餘於襄國。晉將邵續使文鴦救演。季龍退止盧關津以避之。文鴦弗能進。屯於景亭。兗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於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爲信然。入於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邱。（此段亦見御覽三百二。）演奔文鴦軍。獲演弟敢。送於襄國。演卽劉琨之兄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敢田宅。令儒官授其經。時大蝗。中山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鼠叛勒。攻中山。常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鼠保於胥關。遂奔代郡。勒攻樂平太守韓據於坫城。劉琨遣將軍姬（一作姚。）澹率衆十餘萬來討琨。次廣牧。爲澹聲援。勒將距之。或諫之曰。澹兵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强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爲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爲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僞收衆而北。澹縱馬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獲鎧馬萬匹。澹奔代郡。據奔劉琨。琨長史李弘以幷州來降。琨遂奔於段匹磾。勒遷陽曲樂平戶於襄國。置守

宰而退。孔萇追姬澹於桑乾。勒遣兼左長史張敞獻捷於劉聰。勒之征樂平也。其南和令趙領招合廣川平原渤海數千戶叛勒。奔於邵續。河間邢嘏累徵不至。亦聚衆數百以叛勒。巡下冀州諸縣。以右司馬程遐爲寧朔將軍。監冀州七郡諸軍事。勒姊夫廣威張越。與諸將蒲博。勒臨觀之。越戲言忤勒。勒大怒。叱力士折其脛而殺之。孔萇攻代郡。澹死之時。司冀幷兗州流人數萬戶。在於遼西。迭相招引。人不安業。孔萇等攻馬嚴、馮脂。久而不剋。勒問計於張賓。賓對曰。馮脂等本非明公之深仇。遼西流人。悉有（下變）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差選良守。任之以襲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澤。奮揚威武。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靜。遼西流人。可指時而至。勒曰。右侯之計是也。召萇等歸。署武遂令。李回爲易北督護。振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嚴士衆多李潛軍人。回先爲潛府長史。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以部衆離貳。懼奔於幽州。溺水而死。馮脂率衆降於勒。回移居易涼。流人降者。歲常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邑三百戶。加賓封一千戶。進賓位前將軍。固辭不受。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蠶。七八日而臥。四日蛻而飛。彌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幷冀尤甚。石季龍濟自長壽津。寇梁國。害內史荀闓。劉琨與段匹磾、涉復辰、疾六眷、段末柸等會於固安。將謀討勒。勒使參軍王續齎金寶遺末柸以間之。末柸既思有以報勒恩。又忻於厚賂。乃說辰眷等引還。琨匹磾亦退。如薊城。邵續使兄子濟攻勒渤海。虜三千餘人而還。劉聰將趙固以洛陽歸順。恐勒襲之。遣參軍高少奉書推崇勒。請師討聰。勒以大義讓之。固深慙恚。與郭默攻掠河內汲郡。段末柸殺

鮮卑單于截附眞。（即涉復辰。）位忽跋鄰爲單于。段匹磾自幽州攻末柸。末柸逆擊。敗之。匹磾奔還幽州。因害太尉劉琨。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柸遣弟騎督擊匹磾於幽州。匹磾率其部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於鹽山。大敗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爲之屏樂三月。贈平南將軍。初曹嶷據青州。既叛劉聰。聰南稟王命。以建鄴懸遠。勢援不接。懼勒襲之。故遣通和。勒授嶷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公。七月。劉聰疾甚。驛召勒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勒固辭。乃止。聰乃遣其使人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鉞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勒不受。聰死。其子粲襲僞位。其大將軍靳準殺粲於平陽。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爲前鋒以討準。勒統精銳五萬繼之。據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劉曜自長安屯於蒲阪。曜復僭稱尊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幷前十三郡。進爵趙公。勒攻準於平陽小城。平陽大尹周置等率雜戶六千降於勒。巴帥及諸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徙之司州諸縣。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乃送泰於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於城中。使相率誅靳準。準必懼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將議。遣之。泰入平陽。與準將喬泰、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靳明爲盟主。遣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送於劉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明築城門。堅守不

復出戰勒遣其左長史王修獻捷於劉曜晉彭城內史周堅害沛內史周默以彭沛降於勒石季龍率幽冀州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勒命舍師於蒲上靳明率平陽之衆奔於劉曜曜西奔粟邑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修復元海聰二墓收劉粲已下百餘尸葬之徙渾儀樂器於襄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三

後趙錄三

石勒

己卯 趙王元年。（前趙光初二年・晉愍太興二年・）劉曜又遣其使人郭汜等持節。將授勒太宰。領大將軍。加九錫。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幷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曹公輔漢故事。夫人爲王后。世子爲王太子。勒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仕於曜。言於曜曰。大司馬遣王修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大駕强弱。謀待修之返。將輕襲乘輿。時曜勢實殘弊。懼修宣之。曜大怒。追汜等還。斬修於粟邑。停太宰之授。劉茂逃歸。言王修死故。勒大怒。誅平樂三族。贈修太常。又知停殊禮之授。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斬淮。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瞽瞍之義。故復推崇令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三字一作爾所呼。）邪於是置太醫尚方御府諸令。命參軍龜讚成正陽門。俄而門崩。勒大怒斬讚。既怒刑倉卒。尋亦悔之。賜以棺服。贈大鴻臚。平西將軍祖逖攻陳川於逢關。石季龍救川。逖退屯梁

國。季龍使揚武左伏肅攻之。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於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衞。置挈壺署。鑄豐貨錢。河西鮮卑日六延叛於勒。石季龍討之。敗延於朔方。斬首二萬級。俘三萬餘人。獲牛馬十餘萬。孔萇討平幽州諸郡。時段匹磾部衆饑散。棄其妻子。匹磾奔邵續。曹嶷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爲斷。桃豹至蓬關。祖逖退如淮南。徙陳川部衆五千餘戶於廣宗。石季龍、與張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況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今敢言刑茲無赦。乃止。勒又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其採集律令之要。爲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歲。乃用律令。晉泰山太守徐龕叛降於勒。征虜將軍虎、與左右長史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曰。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遲。五伯迭興。靜難濟時。績侔蓉后。伏惟殿下。天縱聖哲。誕膺符運。鞭撻宇宙。弼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繼。望去劉氏。威懷於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靜。星辰不孛。夏海重譯。天人係仰。誠應升御中壇。卽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寸尺之潤。大司馬雖位冠九台。非霸者之號。請改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內魏汲頓邱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幷前趙

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閒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爲趙國。封內依舊改爲內史。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於河。北至於塞垣。以大單于鎭撫百蠻。罷幷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羣望也。勒西面而讓者五。南面而讓者四。百寮皆叩頭固請。勒乃許之。十一月。勒卽位。僞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悌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漢初營東西官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侯王每世稱元。改光初二年爲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參軍續咸、度景、爲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爲史學祭酒。中壘支雄、遊擊王陽、並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羣、劉謨等爲門生主書。司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寮首。署石季龍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衞諸軍事。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勳。教國子擊刺戰射之法。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羣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羣臣議請論功。勒曰。自孤起軍。十六年於茲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阻。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爲賞之先也。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爲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亡。申孤之心也。塗中有大石二丈許。自立。勒命斷之。有魚羊之文。於是字玄羊。（五句依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引補。）

庚辰　二年勒下書禁（二字一作令曰）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至於燒葬令如本俗孔萇攻邵續別營十一皆下之續尋爲石季龍所獲送於襄國劉曜將尹安宋始據洛陽降於勒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於檀邱龕遣使詣勒陳討豹之計勒遣將王步都爲龕前鋒使張敬率騎繼之敬達東平龕疑敬之襲己也斬步都等三百餘人復降於晉勒大怒命張敬據其襟要以守之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滹沱泛溢衝山陷谷丘松偃拔浮於滹沱東至渤海原隰之閒皆如山積孔萇攻陷文鴦十餘營萇不設備鴦夜擊之大敗而歸（此段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勒將石季龍大掠陳蔡（二字一作河州）而去留將姚豹守譙城住西臺晉將祖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戎饑久益懼無復膽氣勒將以驢千頭運糧以饋姚豹逖遣韓潛馮鐵追擊於汴水盡獲之姚豹宵遁（此段依御覽二百八十六及通典一百六十一百六十一引補）八月勒始制軒懸之樂八佾之舞作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車旗禮樂於斯備矣使石季龍率步騎四萬討徐龕龕遣長史劉霄詣勒乞降送妻子爲質納之時蔡豹屯於譙城季龍攻豹豹夜遁季龍引軍城封邱而旋徙朝臣掾屬已上士族者三百戶於襄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宮殿及諸門始就以邴輔爲材官將軍邴輔樂陵人也好學多才藝巧思機智妙於當時襄國宮殿臺榭皆輔所營也（御覽七百五十二）制法令甚嚴兼諱胡尤峻諸胡物皆改名如胡餅曰搏鎧石虎改曰麻餅（四句依御覽二

十六・八百六十引補・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翥曰。夫人君爲令。將使下之無犯。吾尙望威行天下。況於宮閤（一作闕・）之閒乎。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縱之邪。翥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所謂互鄉難與言。小人所不能制。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此段亦見御覽四百九十七・）使石季龍擊託候部。掘咄哪於岍北。大破之。俘獲牛馬二十餘萬。勒清定五品。以張賓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爲左執法郎。孟卓爲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孟卓字君偉。廣平人。少修清苦之志。著（一作有・）一單裙。十年不澣。（一作換・○依御覽四百三十一・六百九十六引補・）令羣寮及州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潔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署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直。

辛巳　三年。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帥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黎陽民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武攜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書曰。昔周之興也。四乳八子。今武一乳四子。可謂慶過姬祥。美加曩日。以爲二儀諧暢。和氣所致。其賜乳婢一人。穀一百石。雜繒（一作綵・）四十匹。庶以肅迎嘉祥。石季龍攻段匹磾於厭次。孔萇討匹磾部內諸城陷之。匹磾勢窮。乃率其臣下。輿櫬出降。季龍送之襄國。勒署匹磾爲冠軍將軍。以其弟文鴦、亞將衛麟爲左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散諸流人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幷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於勒。時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不

敢爲寇。乃下書曰。祖逖屢爲邊患。逖北州士望也。儻有首邱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爲置守冢二家。冀逖如趙佗感恩。輟其寇暴。逖聞之甚悅。遣參軍王愉使於勒。贈以方物。修結和好。勒厚賞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兗豫又安。人得休息矣。從事中郎劉奧。坐營建德殿。井木斜縮。斬於殿中。勒悔之。贈太常。建德校尉王和。掘得貝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爲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堙滅。遂命下禮官。爲準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一無此字）當千千（一無此字）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於官。坐死者十餘人。而錢終不行。乃重立禁制。官賦至皆取錢。廛肆故不行也。（此段亦見御覽八百三十六。）勒徙洛陽銅馬翁仲二於襄國。列之永豐門。（此節亦見御覽八百十三。）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於勒。勒斬之。送首於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兗豫閒壘壁叛者。逖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冬十月。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勒曰。李陽、壯士也。孤方任之。何以不來。父老歸語令速來。漚麻池之忿。是布衣之憾。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讎匹夫乎。令曰。武鄉、吾之豐沛也。萬世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十一月。李陽至。勒引入與酣謔。宣陽臂笑視之曰。卿雖老。臂中猶有力。頗復與人鬥不。孤往日厭卿老拳。

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陽與勒鄰居。歲常爭漚麻池。迭相毆擊。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尋署石季龍爲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卑鬱粥於離石。俘獲男女及牛馬十餘萬。鬱粥奔烏丸。悉降其衆。城。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四

後趙錄四

石勒

壬午　四年。晉元永昌元年。二月。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拜子弘爲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衞將軍。以張賔爲長史。張賔、字世淵。清河東武城人也。學敏才達。雅善清談。勒偉其儀辨。拜世子衞軍長史。勅世子曰。張長史、人之表範。汝其師之。依北堂書鈔七十一。御覽二百四十八。及四百四引補。遣季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龕。龕堅守不戰。於是築室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晉鎭北將軍劉隗降於勒。拜鎭南將軍。封列侯。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囊盛於百尺樓。自上攝殺之。令步都妻子。刳而食之。坑龕降卒三千。晉兗州刺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於下邳。琅邪內史孫默以琅邪叛降於勒。徐兗閒壘壁多送任請降。皆就拜守宰。漢河張披爲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賔舉爲別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己。又惡賔之權盛。勒世子弘。卽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譖之曰。張披與張賔爲遊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時至。因此遂殺之。賔知遐之間己。遂弗敢請。無幾。以遐爲右長史。總執朝政。

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於程氏矣時祖逖卒勒始侵寇邊戍勒征虜石他敗王師於鄧西執將軍衞榮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勒境內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徽文殿作遣其將王陽屯於豫州有闕圖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矣

癸未　五年　晉明帝大寧元年　又遣季龍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先是嶷議欲徙海中保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季龍進兵圍廣固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以石他爲征東將軍擊羌胡於河西左軍石挺濟師於廣固曹嶷降送於襄國勒害之坑其衆三萬季龍將盡殺嶷衆其青州刺史劉徽曰今留徽使牧人也無人焉牧徽將歸矣季龍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徽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壁盡陷勒司州刺史石生攻晉揚武將軍郭誦於陽翟不尅進寇襄城俘獲千餘而還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樸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貪俗

甲申　六年　勒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又敗彭城內史劉綏東莞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叛降於勒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之中嘗令儒生讀春秋史漢諸傳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

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姿英達如此。勒徵徐揚州兵會石瞻於下邳。劉遐懼。又自下邳奔於泗汭。石生攻劉曜河內太守尹平於新安。斬之。剋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閒。百姓無聊矣。以右常侍霍皓爲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農桑最脩者。賜爵五大夫。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潁。俘獲萬餘。降者二萬。石遂攻陷康城。晉將軍郭誦追生。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卒屯於康城。勒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郭默。俘獲男女二千餘人。石聰攻敗晉將李矩、郭默等。

乙酉 七年。勒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客。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禍。可不慮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爲害。馳騁之弊。古今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絹。爵關內侯。於是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晉都尉魯潛叛以許昌降於勒。石瞻攻陷晉兗州刺史檀斌於鄒山。斌死之。勒西夷中郎將王勝襲殺幷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脩以幷州叛於勒。先是石季龍攻劉曜將劉嶽於石梁。至是石梁潰。執嶽送襄國。季龍又攻王勝於幷州。殺之。李矩以劉嶽之敗也。懼自滎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矩衆二千降於勒。於是盡有司兗之地。徐豫濱淮諸郡縣皆降之。勒命徙洛陽晷影於襄國。列

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於石函。置於建德前殿。此節亦見御覽五百九十。

丙戌　趙王八年。春正月。立桑梓苑於襄國。此節亦見御覽一百九十六。勒嘗夜微行。檢察營衞。齎繒帛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爲振忠都尉。爵關內侯。勒如苑鄉。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爲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慍然。攘袂振紾。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於是幽光。幷其妻子於獄。八月。修三臺。勒既將營鄴宮。又欲以其世子弘爲鎭。密與程遐謀之。石季龍自以勳效之重。仗鄴爲基雅。無去意。及修構三臺。遷其家室。季龍深憾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宅。姦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十月。以世子衞將軍弘鎭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石聰攻壽春不剋。遂寇逡遒阜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震。濟岷太守劉闡。將軍張闓等叛。害下邳內史夏嘉。以下邳降於石生。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於邾。陷之。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於勒。晉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石瞻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縣爲備棺衾之。具以牙門將王波爲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

丁亥　九年。

戊子　太和元年。荏平令師懽獲黑兎。獻之於勒。程遐等以爲勒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兎陰精之

獸玄爲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太和石堪攻晉豫州刺史祖約於壽春屯師淮上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於堪南陽都尉董幼叛率襄陽之衆又降於堪祖約諸將佐皆陰遣使附於勒石聰與堪濟淮陷壽春祖約奔歷陽壽春百姓陷於聰者二萬餘戶劉曜敗季龍於高候遂圍洛陽勒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張進、元城屠各人也爲刺奸外部都督糾舉不避豪右軍中憚之號曰張霹靂（御覽四百二十六）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兵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必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久支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剋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以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爲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也懸軍三時無攻戰之利若鸞旗親駕必覩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不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此段亦見御覽二百九十）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衞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堨先是流澌風猛軍至冰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皋閒（一作關）上

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勒諸軍集於成皋。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數句亦另見御覽三百六十四。）乃卷甲銜枚而詭道兼路。出於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於城西彌望。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入自宣陽門。升故大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閶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於陣擒曜送之。以徇於軍也。（以上亦見御覽二百九十。）斬首五萬餘級。枕尸於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勑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邃等帥騎衞曜而北。及是祖約舉兵敗降於勒。勒使王波讓之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逋逃之藪邪。而卿敢有靦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

己丑　二年。劉曜子熙等去長安。奔於上邽。遣季龍討之。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懷讜言也。車騎虎剋上邽。遣主簿趙封奉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璽各一。送之於勒。季龍進攻集木且羌於河西。剋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於勒。徙氐羌十五萬落於司冀州。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五

後趙錄五

石勒

庚寅 建平元年。勒羣臣議以勒功業既隆。祥符竝萃。宜時革徽號。以答乾坤之望。二月。車騎石虎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於勒。勒不許。羣臣固請。勒乃以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大赦。尊其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其妻劉氏爲王后。世子弘爲太子。署其子弘爲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左衞將軍斌太原王。小子恢爲輔國將軍、南陽王。中山公季龍爲太尉、守尚書令、中山王。石生河東王。石堪彭城王。以季龍子邃爲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衞將軍。宣左將軍。挺侍中、梁王。署左長史郭敖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爲尚書署參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祕書監。徐光字季武。頓邱人。父聰以牛醫爲業。光幼好學。有文才。年十三。王陽攻頓邱。掠之。而令主秣馬。光但書柱作詩賦。而不親馬事。陽怒撻之。啼呼終夜不止。左右以白勒。勒令召光。付紙筆。光立爲頌。陽奇之。賜衣服。勒署爲參軍。遷爲中書令。依初

論功封爵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其餘文武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參議以趙承金爲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臘勒從之勒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座及委丞郎齊詣東堂詮詳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啓者令僕尚書隨局入陳弗避寒暑昏夜也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其諸子姪親屬百餘人八月羣臣又固請勒以名位不正宜卽尊號九月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年曰建平自襄國都臨漳追尊其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爲皇后又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員各一人三英九華視伯淑媛淑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務簡賢淑不限員數勒荊州監軍郭敬南蠻校尉董幼寇襄陽勒驛令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諜還告晉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敬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此段亦見御覽二百九十四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等率該部衆自石城降於敬敬毀襄陽遷其百姓於沔北城樊城以戍之秦州休屠王羌叛於勒刺史臨深遣司馬管光帥州軍討之爲羌所敗隴右大擾氐羌悉叛勒遣石生進據隴城王羌兄子擢與羌有仇生乃賂擢與掎擊之羌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戶於雍州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嫉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訓罰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罹譴門下皆各列奏

學記十一・御覽二百二十七・及三百八十四引補・

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陳豬妻一產三男賜其衣帛廩食乳婢一口復三歲弗事時高句麗肅愼致其楛矢宇文屋孤並獻名馬於勒涼州牧張駿遣長史馬詵奉圖送款高昌于寘鄯善大宛使獻其方物晉荊州牧陶侃遣兼長史王敦聘於勒致江南之珍寶奇獸秦州送白虎白鹿荊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木連理甘露降苑鄉勒以休瑞並臻遐方慕義赦三歲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逋調特赦涼州殊死涼州計吏皆拜郎中賜絹十匹綿十斤

辛卯 二年正月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還宮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涼州諸郡勒親耕籍田還宮赦五歲刑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勒以日食避正殿三日令羣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縣更立爲祠堂殖嘉樹準嶽瀆已下爲差等四月勒於鄴議營新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曰臣聞唐虞之治采椽茅茨土階三尺美彰於詩書漢文惜百金不營露臺稱之於千古迨夏商之瓊臺瑤室楚秦之章華阿房資財內竭華夷外叛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不得成也勅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柰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歎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詔曰且勅停作申吾直臣之氣也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寮歲薦賢良方

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於襄國城西。九月。以太尉中山王虎爲大司馬。程遐開府儀同。是月大雨霧。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此三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集於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宮。勒親授規模。蜀梓潼建平漢固三郡蠻巴降於勒。勒以成周土中。漢晉舊京。復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爲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於洛陽。

壬辰　三年。正月。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大饗於建德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於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然猶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一作偷。）遇光武者。當並驅於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孤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羣臣皆頓首稱萬歲。晉將軍趙胤攻剋馬頭。石堪遣將軍韓雍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海虞。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王師復戍襄陽。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暴風大雨雹。震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倒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大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於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

明王未始不爲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子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故有此災。（以上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八。）一人吁嗟。王道尚爲之虧。況羣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皆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幷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爲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爲植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謏駁曰。案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爲雹。自子推以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爲耳。且子推賢者。曷爲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之側。氣泄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緜介之閒奉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幷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其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於主相矣。季龍之門。可設雀羅。季龍忿怏怏不悅。郭敬南掠江西。晉南中郎將桓宣承其虛攻樊城。取城之衆而去。敬旋師救樊。追戰於涅水。敬前軍大敗。宣亦死傷大半。盡取所掠而止。宣遂南取襄陽。留軍戍之。勒如鄴。臨季龍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與待宮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

癸巳　建平四年。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於河。聲聞九百餘里。（此節）

（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五）黑龍見鄴井中。勒觀龍有喜色。朝其羣臣於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爲佐著作郎。錄述時事。時大旱。勒親臨廷尉。錄囚徒。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浴一須秋論。還未及宮。澍雨大降。雍州刺史石生上言。西鄉竹死。蛅鼠鬥於安定府閒。二日蛅死。臨涇馬生角。長安城中雞鳴。音皆曰基慈。安定廳事前後聞誦書聲。求之不得。七日乃止。隕石於肥鄉。六月。勒如其灃水宮。因疾甚而還。召中山王虎、與其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季龍矯命絕弘。震及內外羣臣親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邪。使王藩鎮。正備今日。有呼者邪。自來也。有呼者誅之。季龍大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之。季龍曰。奉詔即遣。今已半路矣。更諭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蝗。季龍密遣其子邃率騎三千。遊於蝗所。熒惑入昴。星隕於鄴東北六十里。黃霧四塞。氛連蔽天。（此節依御覽八百七十八引補。）初有赤黑黃雲如幕。長數十丈（一作匹。○二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交錯。忽有旋風下屬地。隱隱聲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連天。時有耕者往視之。士猶燃沸良久。視之見有一大石。方尺餘。青色而輕。擊之音如磬。（此句依御覽九引補。）勒疾甚。遺令三日而葬。內外百寮。既葬除服。無禁婚娶祭祀飲酒食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斂以時服。載以常車。無藏金寶。無內器玩。大雅沖幼。恐非能構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無違朕命。大雅與斌。宜善相維持。司馬氏汝等之殷鑒。其務於敦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以成

和七（當作八）年七月薨於西閣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葬號高平陵僞謚明皇帝廟號高祖

石弘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一作三）子也母程夫人右光祿遐之妹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爲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衞將軍使領開府辟召後鎭鄴建平元年勒僭位立爲太子虛衿愛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治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程遐又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武權智羣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兼荷專征歲久威振外內性又不仁殘忍無賴其諸子並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以輔少主也宜（一作乞）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沖幼宜任弼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衞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當患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於顧命勿爲過懼也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距豈明主開襟納說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不可以親義期也杖陛下神規徵建鷹犬之效陛下酬

其父子以恩榮亦已足矣。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祚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託瓜葛於東宮。臣而不竭言於陛下。而誰言之。陛下若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從。遐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此。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爲家禍。當爲安國寧家之計。不可坐而受禍也。光復承閒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爲不應符錄。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爲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江東。豈有虧魏美。陛下既苞括二都。爲中國帝王。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錄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霍伊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讌。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荊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薨。虎執弘（一作政。）使臨軒。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石季龍囚中書令徐光於襄國詔獄。光在獄中。注解經史。十餘萬言。（依初學記二十、御覽六百四十三引補。）召其子冀州刺史邃。率兵入禁宿衞。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讓位於季龍。季龍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亂之。弘泣而固讓。季龍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遂以咸和七（當作八。）年逼立之。改年曰延熙。文武百寮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弘

策拜中山王虎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爲邑。總攝百揆。虎僞固讓。久而受命。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立其妻鄭氏爲魏王后。子邃爲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宣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閒王。韜爲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齊王。鑒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爲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左右丞相閒任。季龍府寮舊昵。悉署臺省禁要。命太子宮曰崇訓宮。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其美淑。及勒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於己。署鎮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爲右僕射。劉氏謂石堪曰。皇祚之滅。不復久矣。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已斥外。衆旅不復由人。宮殿之內。無所措籌。臣請出奔兗州。據廩邱。挾南陽王爲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桀逆。蔑不濟也。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恐事淹變。生堪許諾。徵服輕騎襲兗州。失期不剋。遂南奔譙城。季龍遣其將郭太等追擊之。獲堪於城父。送襄國。炙而殺之。徵石恢還於襄國。劉氏謀泄。季龍殺之。石勒劉皇后侍中閏中妹。後部胡人也。勒納之於胡關。美色有特寵。張柄反於襄城。后袖劍斬之。勒賴后而濟。后性惠有幹。助理軍國之務。有呂氏輔漢之風。然整嚴貞婉。容裕不妬忌。過之也。石弘卽位。尊爲皇太后。與彭城王堪謀殺石虎。謀泄。虎殺之。（依御覽一百四十二引補。）尊弘母程氏爲皇太后。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於二鎮。季龍留子邃守襄國。統步騎七萬。攻朗於金墉。金墉潰。獲朗刖而斬之。進師攻長安。以石挺爲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涉璝部衆二萬爲前鋒距之。生統大軍

繼發。次於蒲坂。前鋒及挺大戰潼關。敗績。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戰死。季龍退奔滻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密通於季龍。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蒲坂。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長安。郭權乃復收衆三千。與越騎校尉石廣相持於渭汭。生不能守長安。欲西上隴。士卒散盡。遂入於雞頭山。（四句依御覽四十四引校補。）將軍蔣英固守長安。季龍聞生之奔也。帥師入關。進攻長安。句餘拔之。斬蔣英等。分遣諸將屯於汧。徙雍秦州華戎十餘萬戶於關東。生部下斬生於雞頭山。（一作爲追兵所害。）山在鄜縣東。（二句依御覽四十四引校補。）季龍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已建魏臺。一如魏輔漢故事。郭權以生敗據上邽以歸順。

甲午　延熙元年。詔以權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弘鎮西石廣與權戰敗績。季龍遣郭敖及其子斌等率步騎四萬討之。次於華陰。上邽豪族害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戶於青幷二州諸郡。南氐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陳良夫奔於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擾北地馮翊。與石斌相持。石韜等率騎掎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於馬蘭山。郭敖等懸軍追北。爲羌所敗。死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於三城。季龍聞而大怒。遣使殺郭敖。七月。改頓邱爲魏國。沿（一作分。）魏郡至（一作立。）黎陽。石宏有怨言。季龍幽之。十月。弘齎璽綬親詣魏宮。諭禪位意。虎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也。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眞無復遺矣。俄而虎曰。弘昏昧愚暗。處喪無禮。不可以君臨萬國。奉承宗廟。便當廢之。云何禪讓。十一月。石虎遣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弘爲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

不堪纂承大統。顧慚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宮人慟哭。（此節亦見御覽三百八十八。）咸康元年。幽弘及太后程氏。幷秦王宏、南陽王恢、於崇訓宮尋殺之。趙明諫不從。趙明、字顯昭。南陽人。虎攝位。拜爲尚書。及誅勒諸子。明諫曰。明帝功格皇天。爲趙之太祖。安可以絕之。虎曰。吾之家事。幸卿不須言也。以直言忤旨。故十年不遷。貞固之風。時論擬之蘇則。（依御覽四百五十四引補。）在位二年卒。時年二十二。

張賓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邱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爲章句。闊達有大節。常自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鑒識。不後張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爲中邱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石勒爲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覽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者。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此段亦見御覽三百四十二。）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謨。乃異之。引爲謀主。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勳也。及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敬愼。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焉。肅清百寮。屏絕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嘗與爲比也。及卒。勒親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景。將葬。送於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勒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六

後趙錄六

石虎

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祖曰曷邪。父曰寇奚。勒父朱幼而子之。故或謂之爲勒弟焉。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晉永興中。與勒相失。嘉平元年。劉琨送勒母王及虎於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誕遊無紀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每以爲毒患。勒白王將殺之。曰。此兒凶暴。無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宜自除也。王曰。快牛犢子。小時多能破車。爲復小忍。勿怯之。年十八。檢攝恭謹。嚴重愛士。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甚嘉焉。拜征虜將軍。爲娉將軍郭榮妹爲妻。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所爲酷虐。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己忤者。輒方便（二字一作因事）害之。前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靡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誨。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勒卽大單于趙王位。署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衞諸

軍事。遷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爲王。邑萬戶。季龍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卽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己。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憾之。以程遐間己。而每爲所抑。張季、字文伯。羌渠部人也。頗曉相法。常謂虎曰。明公之相。非人臣之骨。虎掩其口曰。君勿妄言。族吾父子。御覽七百三十。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已。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於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既廢殺勒子弘。羣臣已下。勸其稱尊號。季龍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業重。故俛從推逼。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

乙未　建武元年。晉咸康元年。正月。大赦其境內。改元曰建武。以夔安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爲司空。韓晞爲尚書左僕射。魏槪、馮莫、張崇、曹顯爲尚書。申鍾爲侍中。郎閻爲光祿大夫。王波爲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邃爲太子。季龍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瘿陶之柳鄉。立停駕縣。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虎荒遊廢政。外躭營繕。使太子邃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鸛雀一作觀省誤。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修之。倍於常度。三月。南遊寇歷陽。臨江而還。江東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廬。遂圍平北將

軍桓宣於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愆期等、率荆州之衆救之。屯於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饑疫而還。李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滇于安攻其琅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遂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遂。遂有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爲宜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鸛雀臺成。賜匠有差。九月。遷都鄴宮。尚書請太常告廟。季龍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澍雨周洽。季龍大悅。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機巧若神。妙思奇發。造指南車。就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此節亦見御覽七百七十三。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車。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節。乘軺軒。時羌薄句大酋。保險未賓。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幷秦雍二州兵以討之。季龍如長樂衞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修者。貶其守宰而還。

丙申 建武二年。晉咸康二年。使牙門將張彌率衆一萬。徙洛陽鐘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鐘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絚。牛百頭。轆轤引之。乃出。造萬斛舟。載以渡之。以四輪繅網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於鄴。此段亦見御覽七百六十九。季龍大悅。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

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爲首格。自不清定。三載於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激清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爲揆法。選畢。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於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索頭郁鞠率衆三萬。降於季龍。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衆於冀青等六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諸州自建武元年十一月不雨雪。至於二年八月。穀價踊貴。金一斤。直米二升。民流死者。十有五六。百姓嗷然。人無生賴矣。（此節亦見御覽三千五及八百一十。）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饑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采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爲權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饑人以食之。公卿以下。出穀以助賑給。姦吏因之侵割無已。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改直盪爲龍騰。冠以絳幘。於襄國起大武殿。於鄴造東西宮。至是皆就。大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綷之。下穿爲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鐺。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風臺九殿於顯揚殿後。選召百官州郡民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穀。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於靈臺。仰觀災祥。以攷外太史驗察之虛實。（數句亦見御覽一百四十五。）又亘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伴。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誅。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於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絚繳上下。虎試而悅之。

丁酉 三年。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十人。上皇帝尊號。勸進。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虎惡之大怒。腰斬成公段于闔闔門。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即位於南郊。大赦殊死以下。追尊祖胤邪爲武皇帝。父寇覓爲太宗孝皇帝。（纂錄本作追尊考樂平敬公爲太宗孝皇帝。係在六年。此疑有誤。）立其鄭氏爲天王皇后。石虎鄭后、名櫻桃。晉穴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在衆猥妓中。虎數歎其貌於太后。太后給之。（依御覽三百八十引補。）以子邃爲天王皇太子。親王皆貶封郡公。潘王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有五百餘戶。叛入黑羌。武鄉長城徙人韓彊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拜彊騎都尉。復其一門。夔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案。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實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季龍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恧然。非所望也。其亟止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中書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季龍以石弘時造此璽彊。遇而獻之。太子邃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遊於畋。懸管而入。或夜百騎宿於宮臣家。淫其妻妾。裝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納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於季龍。邃疾之如仇。虎荒耽內遊。威刑違度。邃以事爲可呈。呈之。虎怒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慍。私謂常從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

等伏不敢對。邃稱疾不省事。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宴於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邃亦昏醉而歸。邃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邃。邃怒殺其使。季龍聞邃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邃呼前與語。抽劍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邃於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大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而便出。季龍遣使謂邃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邃逕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邃爲庶人。其夜。虎殺太子邃。（此句亦見通鑑攷異。）及妃張氏。幷男女二十六人。盡賜死。合一棺埋之。誅其宮臣友黨二百餘人。廢鄭氏爲東海太妃。立其子河間公宣爲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爲天王皇后。石虎杜皇后名珠。不知何許人。平幽州。在王浚妓中。虎見而悅之。因請於勒。勒引見。號曰才人。以賜虎。性恭惠柔婉。寵幸亞於鄭后也。（依御覽一百四十五引補。）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爲季子。楊游於鄠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狀。事微有驗。赤眉信恭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經、竺龍、嚴諶、謝樂子等。聚衆數千人於杜南山。子楊稱大皇帝。建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爲左右丞相。龍諶爲左右大司馬。樂子爲大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於鄠。子楊頸無血。十餘日而面色無異於生。（此段亦見御覽三百七十九。）

戊戌　四年。季龍將伐遼西鮮卑段遼。募有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遼遣從弟屈雲襲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季龍以桃豹爲橫海將軍。王華爲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榆津。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

弋仲爲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爲前鋒、以伐段遼、季龍衆次金臺、支雄長驅入薊、遼漁陽太守馬鮑、代相張牧、北平相陽裕、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並率衆降於季龍、支雄攻安次、斬其部大夫那樓奇、遼懼、弃令支、奔於密雲山、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諶、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季龍遣將軍郭太、麻秋等、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於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遣子乞特眞送表及名馬、季龍納之、乃遷其戶二萬餘於雍司兗豫四州之地、諸有才行者、皆擢敍之、先是北單于乙回爲鮮卑敦那所逐、既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那、破之、復立乙回而還、季龍入遼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於季龍、陳遼宜伐、請盡衆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季龍將伐之、天竺佛圖澄進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季龍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怒鞭之、黜爲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剋、皝遣子恪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季龍大驚、弃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爲太史令、季龍旋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還謁石勒墓、朝其羣臣於襄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賜俘徧於丞郎、季龍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踰頓城、無水而還、因戍於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田於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使石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萬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冀州八郡大蝗、司隸

請坐守宰。季龍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己之義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歸咎無辜。所以重吾之責。可白衣領司隸。加其子司徒韜金鉦黃鉞。蠻輅九旒。先是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日歸、率衆戍長安。二歸告鎮西石廣。私樹恩澤。譖謀不軌。季龍大怒。追廣至而殺之。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信之。使征東麻秋。百里郊迎。敕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愼之。遼又遣使降於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於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季龍聞之驚怒。方食吐餔。乃削秋官爵。

己亥・五年。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季龍以選舉斥外耆德。而勢門童幼。多爲美官。免郎中魏窶爲庶人。以其太子宣爲大單于。建天子旌旗。以夔安爲征討大都督。統五將步騎七萬寇荊揚北鄙。石閔敗王師於沔陰。將軍蔡懷死之。宣將朱保又敗王師於白石。將軍鄭豹、談玄、郝莊、隨相、蔡熊、皆遇害。季龍將張賀度攻陷邾城。敗晉將毛寶於邾西。死者萬餘人。夔安進據胡亭。晉將軍黃沖、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掠七萬戶而還。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是百僚震慴。州郡肅然。季龍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以來。遂在戎役之例。既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一同舊族。隨才銓敍。思欲分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

不得爲例。以其撫軍李農爲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十二月丁丑。太保桃豹卒。桃豹、字安步。范陽人。少時以膽勇騎射稱。嘗攘臂大言曰。大丈夫遭魏太祖。不封萬戶侯。位上將者。非丈夫也。時類笑之。豹罵言。爾鼠子輩。安知君子豹變之志乎。從起中原。豹爲十八騎之雄。事勒甚恭。依御覽三百九十一引補。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七

後趙錄七

石虎

庚子 建武六年追尊號考樂平敬公爲太宗孝皇帝。此依冀錄本編載記混附於前。於時大旱。白虹經天。二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八。季龍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侯卿牧。不得窺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前以豐國滹池二冶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者循爲恆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徒。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其日澍雨。季龍將討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幷雍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於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於兗豫雍洛四州之地。季龍僭位之後。有所調用。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奏行。不得其人。案以爲令僕之負。尚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書劉眞。以爲失銓考之體而言之。季龍責怒主者。加眞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季龍如宛陽。大閱於曜武場。慕容皝襲幽冀。略三萬餘家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懦弱徵還。

賜徵士辛謐几杖衣服穀五百斛。勅平原爲起甲第。先是李壽將李宏自晉奔於季龍。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季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族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豈在逃命一夫。壽既號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契。或敢酬反。則取誚戎裔。宜書答之。幷贈以楛矢。使壽知我遐荒必臻也。於是遣宏。備物以酬之。以石韜爲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自幽州東至白狼。大興屯田。張駿憚季龍之盛。遣其別駕馬詵朝之。季龍初大悅。及覽其表。辭頗蹇傲。季龍大怒。將斬詵。侍中石璞進曰。爲陛下之患者。丹陽也。區區河右。焉能爲有無。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爲二。建鄴君臣。延其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爲武。弗剋爲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者。則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之未晚也。季龍乃止。李宏既至蜀漢。李壽欲誇其境內。下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楛矢。季龍聞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領中書監。

辛丑　七年。

壬寅　八年。季龍志在窮兵。以其國內少馬。乃禁畜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於公。六月。上黨孟門上有神人之像。坐於山上。三日而去。虎遣使以太牢祀之。盛興宮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大勅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幷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諸

州造甲者五十餘萬人。兼公侯牧宰競興私利。百姓失業。十室而七。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猛獸所害。三分而一。貝邱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姦黨。署置百寮。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虎馳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輕一作微。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太子太保韋謏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冥贊。萬無所慮者也。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游。罹葛陂之酷。深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爲元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雖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之營建宮室。未始不於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或盛功於耘藝之辰。或煩役於收穫之月。頓斃之徒。怨聲塞路。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爲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識慙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覽。虎省而善之。賜以束一作穀。帛此段亦見御覽四百五十四。及七百六十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專總兵要。而欲求媚於石宣。因說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甚悅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已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爲大釁之漸矣。遣征北張舉自雍門討索頭郁鞠剋之。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穀二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以斬論。將以圖江表。於是百姓窮窘。鬻子以充軍制。猶不能赴。自經於道路。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會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夜中忽移在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

迹隨之迹皆成路季龍大悅曰虎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江南之徵也天命不可違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副成路之祥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時妖怪尤多石然於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初大武殿既成圖畫自古聖賢忠臣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句餘頭悉入肩中唯冠帢髣髴微出石虎大惡之以上數句亦見御覽三百六十九佛圖澄對之流涕

癸卯　九年晉康建元元年寧遠劉寧攻武都狄道陷之使石宣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申扁有寵於季龍而宣亦昵之扁聰辨明斷專綜機密之任季龍既不省奏案宣荒酒內游石韜沈湎好獵生殺除拜皆扁所決於是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唯侍中鄭系王謙常侍盧諶崔約等十餘人與之抗禮季龍又取州郡吏馬一萬四千餘匹以配曜武關將馬主皆復一年鎮北宇文歸執送段遼之子蘭降於季龍獻駿馬萬匹季龍以平西張伏都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萬擊涼州既濟河與張駿將謝艾大戰於河西伏都敗績季龍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於祕書國子祭酒聒熊注穀梁春秋列於學宮燕公石斌淫酒荒穢常懸管而入征北張賀度以邊防宜警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季龍聞之大怒杖斌一百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之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之季龍遣尚書張離持節帥騎追斌鞭之三

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餘人十二月武鄉送雄虎變爲雌產一狼子口噬虎腦而殺之後三日狼子亦死佛圖澄聞之流涕

甲辰 十年季龍饗羣臣於大武前殿有白雁百餘集於馬道南季龍命射之無所獲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於季龍曰白雁集殿庭宮室將空不宜行也季龍納之臨寧武觀大閱而解嚴以燕公斌爲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位在左右衞上東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祿大夫在左右光祿上置鎭衞將軍在車騎將軍上時石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朗言之於季龍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水功役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季龍如其言既而宣知朗所爲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趙攬承宣旨言於季龍曰昴者趙之分也熒惑所在其主惡之房爲天子此殃不小宜貴臣姓王者當之季龍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軍也季龍既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白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乃下書追波前議遣李宏及答楛矢之愆腰斬之及其四子投於漳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爲侯平北尹農攻慕容皝凡城不剋而還黜農爲庶人時白虹出自大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四句亦見御覽一百八十二）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爲首化以仁惠爲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渺薄君臨萬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

稟三光而中年已來變眚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於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奬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卿厲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黎而羣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二句亦見御覽一百八十二）立二畤於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徼梓潼五郡降於季龍先是虎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終不成虎如靈昌津遣散騎侍郎崔收沈璧於河中流告誠俄而所沈璧浮於渚上已地震水波上騰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虎恚甚乃斬工匠止作而還（此段亦見御覽七十一）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啟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邃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趩不及禍周有子頹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季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睕睕正耐溺中珍憾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於宣頗預朝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八

後趙錄八

石虎

乙巳 十一年。晉穆永和元年。季龍子義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鑒文武有長髮者。拔爲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之。季龍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爲征西左長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鑒還鄴。收松下廷尉。以石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幷州五字一作雍梁二字。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季龍性既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遣司農中郎將費霸帥工匠四千。於東平剛山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虎車四千乘。立三級行樓二層於上。剋期將校獵。上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而還。使御史監司。一作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以上亦見御覽八百三十一。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矣。又發司豫荊兗二十六萬人。城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爲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

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又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皆爲列侯自初發至鄴誅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荊楚揚徐間流叛略盡宰守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廣平遜明（句依廣韻引補）因侍切諫季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爲祿仕而已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織錦袴金銀縷帶五文織成鞾游於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

丙午　十二年遣涼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譖軌不修道又訕謗朝政季龍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之問自此而絕軌之囚也冠軍苻洪諫曰臣聞聖主之馭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瑤臺瓊樹象箸玉杯戮脛剖心脯鬻刳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鄴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爲者哉盤於游田眈於女德三代之亡恆必由此而忽爲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暴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縱有鬼兵百萬尚未及修之而況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允衆望季龍省之不悅憚其彊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丁未。建武十三年。永和三年。二月。虎親耕籍田於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蠶於近郊。遂如襄國。謁勒墓。以中書監石寧爲征西將軍。率幷司州兵二萬餘人。爲麻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率戶二萬來降。河湟間氐羌十餘萬落。與張瑤相首尾。麻秋憚之不進。重華金城太守張沖又以郡降。石寧、麻秋尋次曲柳。劉寧、王擢進攻始興武街。重華將楊康等與寧戰於沙阜。寧敗績。乃引還金城。王擢剋武街。執重華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於雍州。季龍又以孫伏都爲征西將軍。與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濟河。且城長最。重華大懼。遣將謝艾逆擊。敗之。秋退歸金城。勒及季龍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爲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石子堰上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版。厚一尺。積版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爲器。時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於是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於鄴北。廣長五一作數十二字。里。此節亦見御覽三十七。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陳天文錯亂。蒼生凋弊。及因引見。又面陳。辭旨甚切。季龍大怒曰。牆朝成夕沒。吾無憾矣。乃促張羣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爲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揚州獻黃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於玄武池。四句亦見御覽九百十六。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使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於充庭之乘。鑿北城引水於

華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虎命太子宣行祈山川因而遊獵薮澤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既馳逐終夕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圍禽獸皆暮集行宮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以上亦見御覽八百三十一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號爲御有亂其間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子遺季龍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幷州游於秦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嫉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於宣而無寵於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陝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枹罕護軍李逵率衆七千降於季龍自河巳南氐羌皆降

戊申　十四年三月虎夢龍飛西南自天落地旦而問澄公公曰禍將至矣陛下宜父慈子和深以愼之四月秦公韜起宣光殿於太尉府梁長九丈太子宣視而惡之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所幸楊杯、牟成等曰韜凶豎悖逆敢違我如是汝等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人必親臨喪因行大事無不濟矣杯等許諾八月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爲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沒後分爲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

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於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讌其寮屬於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爲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泫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欷因宿於佛精舍宣使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等緣獼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篋而去旦宣奏之虎哀驚氣絕久之乃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內慮生非常不可以出季龍乃止嚴兵發哀於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韜)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季龍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僞言其母哀過危慟宣不虞己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闇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牆獲免季龍馳使收之獲楊杯、牟皮、趙生等杯皮尋皆亡去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怒彌甚幽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鏁之作數斗木槽和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二十九人宣少子

年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季龍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懷中取而戮之兒猶挽季龍衣而大叫時人莫不爲之流涕季龍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養猪牛東宮衞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季龍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之殺韜也季龍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杜氏爲庶人貴嬪柳氏尚書者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寵於宣亦殺之季龍念其姿色復納者少女於華林園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爲嗣劉當爲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於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父（一作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敕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齊公世爲皇太子立昭儀劉氏爲皇后季龍召太常條攸光祿勳杜嘏謂之曰煩卿傅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宜明之署攸太傅嘏爲少傅十一月饗羣臣於大武前殿佛圖澄殿上褰衣而行吟曰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發石而視之有棘子生焉（一閔小字棘奴

也。十二月。辛巳。雷。大雨霖。虎問佛圖澄。此何災也。澄曰。其爲我乎。至戊子而澄卒。此節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六。